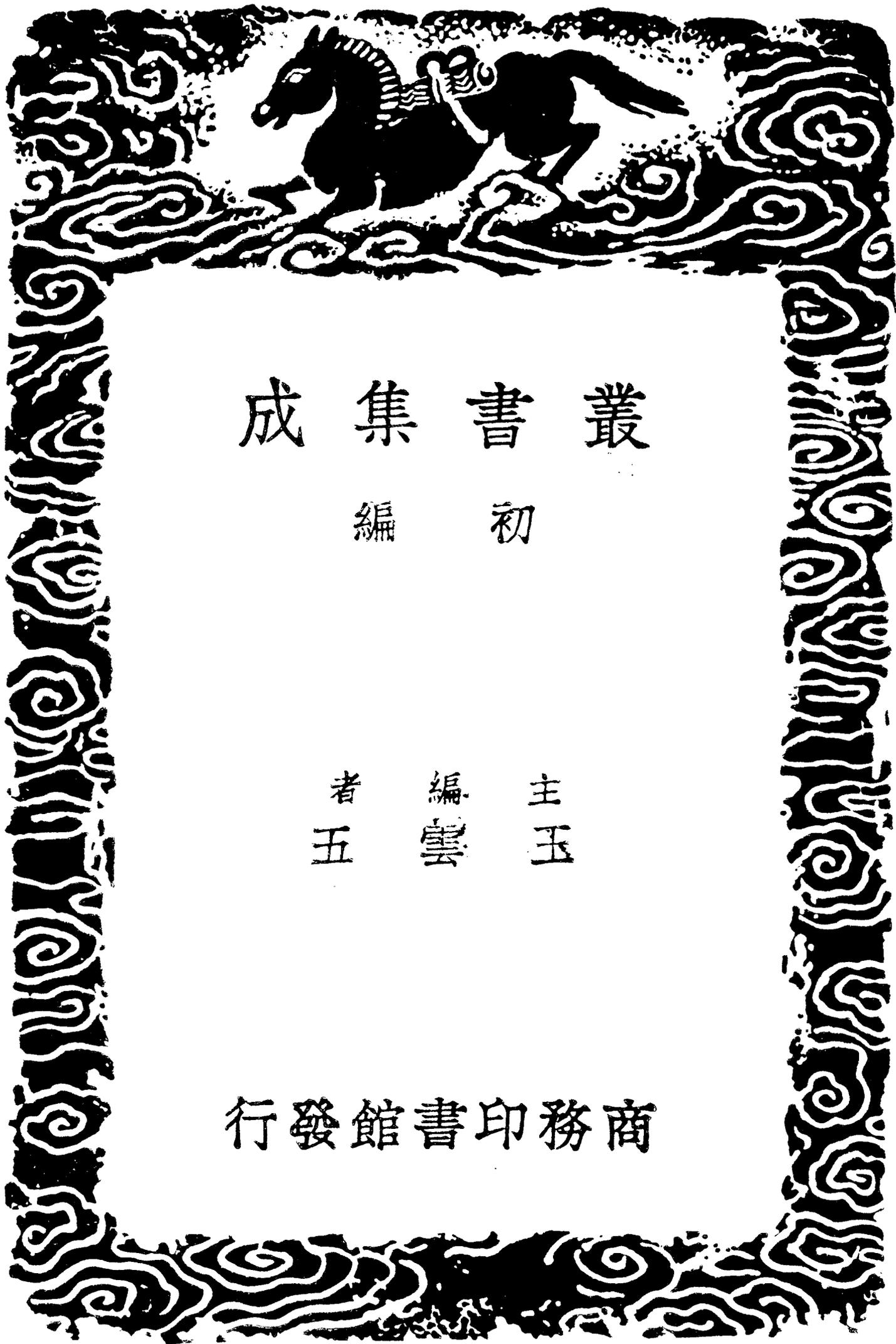


柯山集  
附拾遺  
四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玉

行發館書印務商



集 山 柯

遺 拾 附

(四)

撰 未 張

# 柯山集卷二十六

## 七言絕句

### 初夏謁告家居值風雨偶作二絕

春愁已逐鶯花盡。野果垂簷綠葉稠。  
天上幾回飛破鏡。端居未折大刀頭。  
高堂終日雨潺潺。卻著重裘尙薄寒。  
風雨似秋君莫怪。客愁天色兩相關。

### 西窗雜詠三首

翠蔓垂簷筍過籬。幽禽終日傍窗啼。  
山林勝處平生事。他日何妨動我思。  
穿籬兩竹是龍孫。風葉蕭蕭便有聞。  
卻到葛陂心未已。更將甘雨灑川原。  
稻畦新插綠雲齊。雨過溝塍水接溪。  
到舍妻兒勞勤苦。白醪缸畔醉如泥。

### 別齊安稅務窗竹二絕

何獨王郎與爾歡。一年慙媿碧琅玕。  
葛陂一別知何處。見盡人閒行路難。  
隨流泛梗雖無定。別渚棲鴻亦有情。  
爲問竹窗清夜月。從今誰解聽秋聲。

### 四月二十三日晝睡起

幽人睡足芭蕉雨。獨岸綸巾几案涼。誰和薰風來殿閣。不知陋巷有羲皇。

渡江

白髮人驚老阿童。橫江聊借半帆風。卻嗟縛得窮孫皓。未似高歌醉閉篷。

吳王郊臺

異時隨舉孝廉郎。旗蓋相承據一方。腸繞闔門祥已定。將君畢竟是吳王。

題寒溪長老方丈

滿坐繩牀百事貧。荒溪古屋四無鄰。爲生易足君無笑。渠是人間得計人。

早起二首

滄江初夜雨翻盆。將曉風聲戰亂雲。籬下寒雞鳴曉苦。老人先起自開門。  
風鳴槁葉未辭枝。雨溼疏梅欲弄姿。地下一陽應蹠躩。世閒渾未有人知。

冬至贈潘郎二首

荻籬茅屋柯山下。賣餅歸來也作冬。不見長安競時節。車如流水馬如龍。  
五更人語起江城。歌笑喧喧天欲明。酌酒壽君但一醉。百年珍重是人情。

發孝感

裊裊檣烏轉地空。娟娟霜月入窗櫳。岸頭楊柳如憐客。猶舞蕭蕭五兩風。

柯山雜詩四首

幽人睡足戴綸巾。策杖開門卯酒釀。黃葉滿山烏鵲噪。江城秋日少行人。  
蕭蕭茅屋土山前。翁媪關門去穫田。朝日滿簷雞犬靜。荻籬深處有炊煙。  
斷澗橫橋臥古槎。晚雞鳴處有人家。山頭月出疏鐘斷。江上風高落雁斜。  
九月江城霜氣清。旅人寒事略經營。隔窗便是山前樹。永夜葉聲如雨聲。

絕句九首

天高列岫出林外。霜落大江流地中。晚日橋邊數歸牧。牛羊部分聽兒童。  
樹頭三唱雞賓日。門外斜行雁寄書。十月江城霜霰薄。滿山林葉亂藍朱。  
曉起山鴉噪作團。西園霜木倚空寒。風高斷雁呼前伴。雨止歸雲赴舊山。  
千林黃葉總飛霜。寂歷疏梅未肯糝。誰信輪囷臥山木。心知九地有微陽。  
空山風雨冷蓬茅。晨起幽人理緼袍。深閉衡門且無出。溼雲如墨怒江號。  
老去不禁茶力悍。兩甌破盡五更眠。月團三百真魔物。欲乞當壚當酒錢。  
讀書老眼苦眇昏。茗飲無端遣夢魂。到處相逢真可喜。祇應酒是好知聞。  
黃葉桑林赤土岡。蓬茅小逕度牛羊。似聞流乞之唐汝。歎息何人爲發倉。

汝。

原注。黃累年旱饑。流民就食唐

歲弊寒驕風落山。臥聽園木怒濤翻。去年慈德門東雪。永夜宮廊喝探喧。原注：去年春大雪中，予以禮官奉欽聖喪事，入宿內東門，凡數十鋪，直廬宮吏達旦不能寐。

讀周本紀

周公七百年禮樂。箕服屨弧紛破除。空使遺臣經故國。徘徊禾黍歎邱墟。

齋中列酒數壺皆齊安村醪也今日亦強飲數杯戲成呈邠老昆仲二首

曾嘗玉皇碧琳腴。不醉長安市上酤。原注：作史官時，歲六節賜御醪，飲溼先生今已矣。啜螭留得與門徒。

原注：東坡云：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溼。

放逐江邊長苦飲。壺漿尙敢較醅醪。中都光祿多新釀。不解隨人得一卮。

臥聞風聲

臥聞風聲吹屋角。應掃積雨陰漫漫。千山月黑烏飛絕。一江星斗魚龍寒。

臘月下句偶作

歲暮烟霜澤國寒。曉鴉鳴處是柯山。地爐有火樽餘酒。自起焚香深掩關。

春日懷臨汝園

西江逆上通清汝。憑仗雙魚致我詞。若向池邊見鴻雁。爲言春至苦相思。

柯山春望

先教一雨淨江山。便放千林春意還。何事東風吹客雁。便教無意戀汀灣。

正月十八日四首

幽人睡足聞春鳥。共喜暉暉日滿籬。里巷收燈人寂寞。鄰家夫婦賃春歸。  
收燈城市接荒村。翁媪眈眠日已曛。何事牧童能早起。緩驅白牯出柴門。  
道旁蘭若冷於秋。迎客開門一比邱。夜久無人風露冷。空廊飢鼠竊膏油。  
山下書生業讀書。荻籬葛蔓避人居。最憐無奈窮耽酒。時遣羸僮致一壺。

二十八日

憶昨秋風吹馬蹄。瓦關分袂涕交揮。淮陽春物應如錦。猶在柯山送雁歸。

二月二日挑菜節大雨不能出

久將菘芥芼南羹。佳節泥深人未行。想見故園蔬甲好。一畦春水轆轤聲。  
原注：北方治菜畦如菘芥，土極細勻，汲井灌之，次第相及，殊可觀也。

二月五日折梅時經雨梅謝矣

江雲灑霽未全開。東嶺微茫日色來。獨犯輕寒踏春曉。殷勤更折雨中梅。

十八日

寒食清明人意閒。春城士女出班班。柳黃花白樓臺外。紫翠江南數疊山。

僧允懷惠紫竹杖

輕堅滑澤節仍勻。上下柯山助老身。他日天恩許歸去。提攜同踏故園春。

寒食日作二首

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楊柳插門人競笑。荆蠻不信子推賢。原注：黃岡有官人，效北方以麵

作子推，貫柳插門上者，邦人怪之。

朝寒卻覺春衣薄。禪誦還將酒盞疏。落盡江城千樹雪。門前楊柳已藏烏。

牡丹

天女奇姿雲錦囊。故應聽法傍禪牀。靜中獨有維摩覺。觸鼻惟聞淨戒香。

雨霽望樊山

金碧江南數疊山。雨餘秀色直堪餐。仙娥倭墮青雲髻。照我衰遲澤畔顏。

三月二十五日聞鶉鷓

雲夢澤南春欲還。柯山鶉鷓曉關關。幽人夢覺殷勤聽。落月江風尙薄寒。

絕句二首

翠潤園林草木長。春歸積雨滿芳塘。更無一點殷紅色。葉底青梅已可嘗。  
晴江水滿長菰蒲。野鴨鷓鷃欲哺雛。誰爲寄聲沙塞雁。春來朔野定何如。

新堂望樊山

幽人井臼兩山閒。鄰里樵漁盡往還。興發登臨窮眼界。江南秀色碧雲鬟。

東堂四首

主人憐客置東堂。爲致炎天十步涼。勝事自來非力致。江南山色巧相望。  
老翁還作小兒情。手種芭蕉爲雨聲。便有微泉出堂下。一泓清徹照軒楹。原注：堂下種芭蕉數本。遂得一泉。泓然盈尺。殊清徹。

居止年來如傳舍。構堂珍重主人情。浮生行止誰能計。苟合真須學子荆。  
烏衣更士能呼且。金縷嬌娘解唱歌。天與旅人供一笑。不然奈此寂寥何。

末伏日五更小涼

幽人短夢不終宵。起步星河望沆寥。缺月低簷雞一唱。露華秋色滿芭蕉。

秋日二首

一庭秋色清如水。籬落蕭條日腳殘。忽憶淮陽舊庭院。出鄰高葉翠梧寒。  
黃簾朱戶狹洞房。何事易知獨難忘。相思故人雲閒月。涼夜皎皎出東廂。

樊山

黃葉疏林江上洲。西風角怨夕陽樓。晚天紫翠凌空闊。只有樊山取意秋。

月季

月季祇應天上物。四時榮謝色常同。可憐搖落西風裏。又放寒枝數點紅。

臥病晝眠秋風作惡

東堂岑寂似僧居。年老身閒不讀書。病臥空牀雞唱曉。窗前飢雀啄寒蔬。

東堂初寒創意作竹屏障門屏腳偶得朽梅枝截用之完固質野可喜二首

丈室新屏用此君。原注：如用鄧子之用。碧琅玕插古槎根。白雲一片當空下。護此寒堂宴坐人。  
簡冊林中老蠹魚。年來窮謫尙耽書。竹屏風下憑烏几。畫作柯山居士圖。

二絕句

幽窗老客寒無睡。長聽城樓曉角悲。萬里滄溟初浴日。暗雞先向草閒知。  
歲陰慘澹不可出。竹榻地爐聊自安。黃葉滿山籬落晚。北風吹雨溼荒寒。

朝寒

朝寒卯飲已戰勝。煮餅一甌充午飢。便是衰翁一日了。夜爐茗果亦隨宜。

臘初小雪後圃梅開二首

風格孤高又國香。故教小雪發新粧。修行嗟我無功力。卻使天魔入道場。  
晨起千林臘雪新。數枝雲夢澤南春。一塵不染香到骨。姑射仙人風露身。

蒼浪

蒼浪鬢髮一衰翁。何事年來到骨窮。魑魅何嘗居四裔。自憐放逐尙無功。

西江

拂瓦輕霜鉛粉輕。東南日出竹窗明。小樓下見西江水。日日風光無限情。

二月二十一日東園桃李未開有感二首

日慘東風正怒號。小園寂寂閉蓬蒿。可能春色如人事。獨發元都觀裏桃。  
寄語元都觀裏花。饒君繁麗奪朝霞。劉郎想到長安日。葵麥風前一歎嗟。

自二月末苦雨寒食前一日始晴視園中花乃殊不敗

春雲灑霽弄朝暉。清峭餘寒透袂衣。最喜園花渾似舊。十分春色一分歸。

微雲

微雲灑霽弄餘春。清曉微寒尙著人。重理袂衣溫卯酒。綠陰啼鳥閉衡門。

絕句二首

風掉浮烟匝地回。雨將濃翠撲山來。晚涼樓角三吹罷。夕照江天萬里開。  
荒山岑寂晚雞號。獨閉衡門守一瓢。風雨似秋君莫怪。客愁逢處易蕭條。

雨歇二首

柯山集

卷二十六 七言絕句

雨歇山園竹引芽。老禪睡起日初斜。今日卻憶香巖老。解點瀉山一碗茶。家僮取酒衝泥至。酒滿山瓶重莫攜。老子欣然一笑起。閒嘗洗盞對山妻。

平生

平生壯節終難變。投老浮名信所遭。要路爭先寧遽福。從來率野屈吾曹。

題南頓光武祠

他日曾休羽葆車。可憐宮寺已邱墟。雲臺諸將鏘冠劍。卻遣嚴光配坐隅。

發金陵折柳亭

津亭折得綠楊枝。更看春風向手吹。建業城邊春已老。連天荒草燕雙飛。

呈宜君

江城風雨作朝昏。愁殺壚邊賣酒人。祇有醉時差可喜。不應醒坐過新春。

生日贈潘郎

春雨蕭蕭江上城。論花與子酒同傾。恨君未到淮陽市。一見姚黃慰此生。

謁蔣帝祠過鍾山下二首

野塘春水綠迢迢。上有東風弄柳條。曉日已穿東嶺出。輕寒猶欲戰駝毛。溶溶野水戲鳧鷖。隴麥初長午景遲。盡日綠楊閒照水。臨風自愛好腰支。

和李二秀才

羨君年少盛遊春。顧我無聊似厄陳。東市車牛泥到領。不勞舉袂障京塵。  
和蘇适春雪八首

春城北斗轉招搖。寒御初還陣尙囂。一夜雪聲欺布被。定知貧舍故相撩。  
寒陣須憑酒解圍。閒官幸可典朝衣。一杯冷落憑誰勸。卻有飛花舞入帷。  
白帝陰兵嚴羽衛。漢皇老傅振鬚眉。撒鹽飛絮渾麤俗。盡撥塵言賦好詩。  
溪上泛舟成底事。庵前夜立意如何。爭知萬頃青青麥。絕勝黃河一尺波。  
不死松篁勞借問。未開桃李與催妝。已饒豔女纖腰舞。偏犯貧儒百結裳。  
偏憎遊騎香蹄汗。最稱佳人素手圍。方丈老翁容膝外。出門四顧盡漫漫。  
山中景物最幽奇。祇欠夫君爲賦詩。長憶東風吹女兒。瓊瑤交貫碧瑤璃。  
寒窗凍坐成何事。趣喚紅粧遣暖寒。卻把吟腸盛美酒。更令柔指撥清彈。

宿盧村逆旅

夜宿村南貧主人。入門桃李已殘春。無人折贈門前柳。佇立東風獨愴神。

紺碧

紺碧遙空秋意生。深簷當午暑風清。老翁睡起支頤坐。初聽新蟬第一聲。

真陽縣晝睡縣舍素絲堂

見君堂下小荷葉。驚我客中春已空。一覺西堂亭午睡。悠悠春夢逐春風。

贈圓明老

一粥一齋年已老。千經萬論不留心。菩提本自非言說。默默知師得更深。

方丈小山

窗外幽軒數步寬。小山幽石對巒岏。說知老子婆娑意。且作僧房一衲看。

秋末圭竇齋前菊盛開賦得絕句時秬出未歸

幽齋誰與破窮愁。蜀錦當軒爛不收。白帝屬車千萬乘。玉輪金轂照清秋。

秬移宛邱牡丹植圭竇齋前作二絕示秬和

共我辭家似旅人。栽培莫怪倍殷勤。明年太昊城中色。來作齊安江上春。

千里相逢如故人。故栽庭下要相親。明年一笑東風裏。山杏江桃不當春。

夢靈壽寺

客居有似鴻遵渚。鴻渚相看豈有情。何事春來頻見夢。老僧談笑起相迎。

聞鶉鷓

紙窗未白燭微明。鶉鷓枝頭一兩聲。卻憶去年桃李後。淮陽旅舍聽殘更。

甯子

甯子陽愚飽諳事。賈生慟哭漫多愁。無言天道何須問。畢竟人間春復秋。

摘芙蓉

今年古寺摘芙蓉。憔悴真成澤畔翁。聊把一枝閒照酒。明年何處對霜紅。

悼亡九首

菊花還似去年黃。一寸愁心萬事傷。獨立高樓對殘日。秋風吹得淚千行。  
遙夜新霜凋碧槐。三更寒月滿堂階。美人化作秋風去。只有秋魂夢裏來。  
千行垂淚對風烟。萬事傷心兒女前。曉鏡不須催白髮。潘郎秋鬢久蕭然。  
曉梳零亂髮星星。病眼昏昏怯夜燈。烏几素屏雙草履。百年從此學山僧。  
新霜已重菊初殘。半死梧桐泣井闌。可是神傷卽無淚。哭多清血也應乾。  
亦知存沒等浮雲。鮮笑多悲失道真。卻恐荒唐齊物叟。鼓盆真是已傷神。  
山僧老去久忘情。笑我多悲白髮生。爲道人間具煩惱。早來林下共修行。  
嵩陽道出建春門。同入西都四見春。誰謂回頭隔存沒。斷腸今作獨歸人。  
欲治煩惱更無方。只有頭陀理最長。不待存亡始知夢。故應交臂已淒涼。

# 柯山集卷二十七

## 同文唱和詩

欲知歸期近呈天啟

未

欲知歸期近。屈指不滿手。豈無兒女心。惜此良邂逅。蔡郎吾未見。心已想雄秀。那知風雨夜。聽此龍劍吼。八荒一驥子。萬馬空在廐。鍾山淨名老。爲子不惜口。頗聞國士薦。固自君所有。惟應功名地。他日容老醜。

蔡肇

欲知歸期近。朱墨復在手。出門豈無時。官事少邂逅。張公晚定交。千仞仰森秀。華堂耿青燈。夜半獅子吼。真龍服內閑。爽氣凜羣廐。新詩陳五鼎。斟酌皆可口。光華委行色。于我亦何有。緘藏不知報。刻畫無鹽醜。

鄧忠臣

欲知歸期近。行行重攜手。掖垣隔華省。明日難邂逅。作者六七人。崢嶸竦神秀。藏蟄龍虎姿。風雲卽騰吼。嗟予自遲暮。老驥伏閑廐。奪珠不量力。攬臂犯牙口。平生辛苦行。何足爲已有。正似逢毛嬙。歸憎孟光醜。

晁補之

眉山見張侯。心許出一手。臨川得蔡子。千載慰邂逅。鄧君起南國。磊磊看三秀。譬如黃鍾陳。我尙瓦釜吼。欲知歸期近。喚馬牽出殿。官醪持餉婦。傾瀉僅漬口。千章輸明堂。勿問草澤有。羣公自凜凜。冰鏡照妍醜。

初伏大雨戲呈无咎

未

初伏炎炎坐湯釜。長安行人汗沾土。誰傾江海作清涼。元雲駕風橫白雨。普陀真人甘露手。能使渴乏厭膏乳。且欲當風展簟眠。敢辭避漏移牀苦。清貧學士臥陶齋。壁上墨君淡無語。翰林但解嘲苜蓿。彭宣不得窺歌舞。聯詩得句笑出看。策馬涉泥歸閉戶。牀頭餘榼定何嫌。窗外石榴堪薦俎。

補之

蓬山西鄰九軌路。三月街晴葉吹土。直廬鑿牖面宮垣。青壁嶄嶄看垂雨。殿角風斜碧瓦寒。翅溼蒼鳶不能乳。卻思窮巷亦可憐。一掃蚊虻通夕苦。鬱蒸書課未須忙。午漏客休聽天語。平生豪氣對樽酒。山雞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曉堪行。笙歌涼月聞千戶。但憂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俟歸俎。

曹輔

火焚真金融作暑。南風無聲蒸厚土。省門下馬不讀書。急掃藤牀臥聽雨。朝涼已覺飯有味。紫盃新茶如潑乳。天工未費一杯水。已變炎涼異甘苦。晁侯笑顧北窗竹。知君吟詩得佳語。忽驚秋近梧桐落。未厭野潤商羊舞。快洗晚空作晴碧。三更月華清萬戶。不怕泥深滑馬蹄。更自無金謀燕俎。

忠臣

大明放朝官避暑。長廊脩脩絕塵土。漢家宮殿敞千門。紫閣拖雲灑甘雨。雷欣電笑洗蒸鬱。蕩蕩青天滑流乳。憶昨三年田舍中。六月正服農家苦。豈望生還直舊廬。得見張晁說新語。初聽鈞天驟竊怵。正似聲聞躍起舞。喜乘初涼與晤歌。不憂庭潦墊垣戶。徑攜斗酒相就醉。更置雙鯉充君俎。

汗流龜趺如炊釜。蜉蝣飛空蟻運土。眼看纖雲上太清。曾不崇朝八荒雨。金柔火老旱太甚。咀嚼冰雪如餉乳。豐隆列缺及時來。蒼生解除焦焚苦。張侯不辭茅屋漏。倚柱長吟可人語。愛君豪猛爲君和。初撫劍歌終起舞。城南酒壚醅新撥。不獨黃公當門戶。滿沽鴟夷極歡酌。抽摘園蔬供鼎俎。

突冷塵魚生甑釜。十年都城困風土。不辭揮汗過三伏。敗屋怯聽滂沱雨。張侯作詩召清風。渴讀如飲雪山乳。笑我形容太瘦生。我亦悔前用心苦。晁子迭唱亦起予。兩人終日同堂語。奈何拘學技藝窮。跛鼈欲趁驢驢舞。魁然圍腹貯文史。朝來氣爽寬酒戶。爲君急置槎頭鱸。縷翠霏紅落雕俎。

神龜不識烹魚釜。生潛深淵長黃土。誰令誤落魚網中。白晝冥冥作雷雨。嗟予幡然別舊隱。空巖無人滴鍾乳。松菊滿山胡不歸。顧同妻子忍攻苦。長歌漫漫何時旦。起坐中夜私自語。茅茨十九漏如灑。誰知華堂醉歌舞。山中吾廬歸去來。峯插翠玉朝高戶。注目操刀必割時。尸祝何煩越樽俎。

肇

城中鼎食排翠釜。羊腓駝峯賤如土。青衫學士家故貧。斗米束薪炊溼雨。縱橫圖史照屋壁。咕囁詩騷從

稚乳省中無事騎馬歸。雨聲一洗茅簷苦。急呼南巷同舍郎。聽我臨風有清語。且貪青簡事文章。未有黃金買歌舞。往來詩卷牛腰許。太羹元酒竝在戶。吾詩老澀邀使前。正坐可口收艱俎。

贈文潛

肇

張侯胸中包覆釜。百里奔流無寸土。元蛟白鼉有時作。一洗乾坤三日雨。詩雄變怪有如此。震動猶能止啼乳。已傾太白酒船空。更壓少陵飯山苦。昨朝東門同拜敕。玉齒猶殘道中語。閉門十日無一事。坐對空庭秋葉舞。何時御史出霜臺。便假前驕辭棘戶。城南邀我倒餘樽。紫栗黃橙已登俎。

答天啓

未

黃鍾無聲登瓦釜。蔡子青衫在塵土。逼人爽氣百步寒。知子胸中有風雨。二年河東走鐵馬。絕口魚蝦便酪乳。歸來萬卷付一讀。不覺兒曹用心苦。周瑜陸遜久寂寞。千年北客嘲吳語。莫徒彩筆雲錦張。要是寶劍蛟龍舞。天兵百萬老西北。快馬如飛不出戶。看公大纛出麒麟。走取單于置刀俎。

和天啓贈文潛

補之

蔡侯飽學困千釜。濯足清江起南土。放談頗似燕客雄。快奪范睢如墜雨。東城擒羽未足論。柏直何爲口

方乳。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齋苦。平生豪偉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晝閒那自運甓忙。時清不用聞雞舞。桓榮歡喜見車馬。書冊勤辛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嘗窺案俎。

再答

肇

羌兵昔出皋蘭路。欲鏟新城無聚土。烟烽照夜氣如霞。鐵馬連羣歡成雨。東西兩關同日破。股掌嬰兒絕。哺乳鼓聲十日拔帳歸。至今猶說防城苦。當時諸將無奇功。不敢彎弓向敵語。橐駝西來金帛去。孽狐小鼠猶跳舞。王師八月盡防秋。惴惴軍興恐編戶。腐儒不用輒憂邊。廟堂有人制樽俎。

呈鄧張晁蔡

輔

都城薄祿纔三釜。白髮朱衫汗黃土。九人同日鎖重關。一夜濤聲卷秋雨。投身雖喜豪俊窟。刺手如逢虎。方乳鄧侯相逢十載後。清骨巉巖詩思苦。張晁自是天下才。黃卷聊同聖賢語。蔡子彎弓欲射虎。拔劍酒酣時起舞。何當連袂上霄垠。速致時康門外戶。病夫行矣老江湖。尸祝安能越庖俎。

余幹

可畏日輪如赤釜。賴有羣仙司下土。稍從寥廓躡濃雲。旋向塵埃灑甘雨。松蘿旣女更施澤。山木欲童俄得乳。馬牛暫息要途勞。魚鼈頓舒炎海苦。野鶴那虛屋上鳴。穴狸不繆山中語。清風豈假白羽搖。輕汗寧

沾翠綃舞已憐爽氣滿襟袖。更喜餘霞照庭戶。後朝便是閱英才。爲指幷幪設千俎。

次韻呈文潛學士同年

柳子文

才堪斗量君獨釜。年少登瀛脫塵土。重闈幾日鎖清秋。酬唱新篇亂如雨。讀書相逢十載前。君家酥酪和腐乳。案此下原闕苦字韻二句。晚將衰颯奉英遊。漫記雪窗邀夜語。平生意氣杯酒閒。我醉狂歌君起舞。卽今頭白老青衫。但期教子應門戶。燕頷從來骨相殊。看君鼎食羅五俎。

用俎字韻呈樗年

肇

墮竈一言能破釜。魔界掃空成佛土。鍾山道場天所開。萬壑千巖散華雨。白衣居士演真諦。江海滔滔流法乳。自從玉髻飛上天。妙緣誰救諸有苦。我昔南行入定林。水鳥松風能妙語。六時天樂彩雲飛。百丈寒江翠綃舞。此地知君曾著力。雷作彈指開蟄戶。空山蕙帳盍思歸。秋末晚菘行可俎。

次韻天啓戲爲禪句之作

幹

一片木柴投向釜。不是知音色如土。道途漫用運三車。根性終然資一雨。相逢儻獲箇中人。涓滴何辭比驢乳。善才童子天質奇。拋官遠遁修行苦。果向北山曾遇人。便解捐書尋一語。而今脫卻七斤衫。相見山

山惟作舞。秋闈何幸相握手。未厭夜深來叩戶。莫愁客至將何待。臥有眠牀飢有俎。

上呈子方鄉丈

肇

西方殘寇魚游釜。往歲天兵收境土。軍行旱海口生烟。沙井無泉天不雨。將軍意氣吞八荒。欲入涼州傾馬乳。堅城不下河未冰。幕中稍覺從軍苦。曹侯獻計取東關。帳下選鋒同此語。歸來塞色侵鬢毛。聯翩始閱交衢舞。不學行閒妄校尉。盡斬孫歆封萬戶。人生富貴有危機。斲肩不願加雕俎。

次韻答天啓

輔

天兵連營十萬釜。烈烈威聲震西土。崑崙月窟掃欲空。豈止斯民被時雨。賀蘭狡兔遁三穴。黃口嬌雛未離乳。臨機一失挫銛鋒。誰願忠言如藥苦。吾卿蔡子喜談兵。早歲曾過阿戎語。逸才自擅鸚鵡賦。高韻仍爲鸚鵡舞。方略應須敵萬夫。徒擊韓嫣笑當戶。正宜弱冠請長纓。繫取單于置高俎。

曹子方用釜俎字韻賦詩見遺予泊張文潛晁无咎蔡天啓因以奉酬并示四友

忠臣

長愛陳思詠其釜。幾年不見徂南土。榻來相逢翰墨場。夜窗共聽空階雨。躍馬蔡卿能齧肥。好書張侯期飲乳。晁令知從博士遷。智囊不厭傳經苦。于茲邂逅如夙契。睠我劬勞勤晤語。詩成乍變龍虎文。筆落更

柯山集 卷二十七 同文唱和詩

驚鸞鳳舞。我將隱遁山林姿。公等整頓乾坤戶。分同尺鷃搶榆枋。難使犧牛登鼎俎。

三三二

# 柯山集卷二十八

## 同文唱和詩

考校同文館戲贈子方兼呈文潛

補之

二十年來曹子方。新詩曾見未能忘。多才善謔稱物芳。吳娃席上呼作郎。瞥然何許歲月長。只今未老毛髮蒼。自言逢掖非昔狂。傳經華陰夫子堂。何曾騎馬身挾槍。詔隨上將西擊羌。董蒲跼注謂我臧。夜行馬頓飢無糧。鼓鼙驚谷騎卷岡。吏呼馬微醉在牀。前鋒奄至靈武旁。中堅不後無敢驤。城門三日牧蔽隍。百駝載笥千橐裝。旌旗立壘烏鳥揚。還軍不省一矢亡。坐師無獲勞不償。饒歌入奏虛錦囊。秋風鱸魚思故鄉。銳頭宜董鸛鵝行。得官猶領萬驪驢。王城對巷如參商。那知連月居茲房。稱多量少非我長。羣公古鏡懸秋光。閉門飯飽庭葉黃。秋盤登兔官耐香。吳音訛變雜秦涼。令壺老柏笑覆觴。淹留平日夢欲翔。得君可樂殊未央。人生傾蓋何所望。結交松柏要冰霜。中天號出玉璽章。青驄御史騰康莊。歸期屈指未可忙。聞君況有夢虺祥。生女不惡嫁隣牆。掃軒留客具酒漿。與君更約城南張。

忠臣

五年坎壈哀南方。江湖魏闕兩相忘。洞蘿巖桂塞孤芳。月潭風渚儔漁郎。單閼孟夏草木長。望都樓觀鬱蒼蒼。原注：忠臣癸亥六月，以家艱去國。丁卯四月還省。誰令焚芟辭楚狂。復來上君白玉堂。黃門戟曜羽林槍。未央引籍班氏羌。雲屯錦簇馬斯臧。大官日膳瓊爲糧。追隨威鳳鳴高岡。豈敢偃息復在牀。投鉛歸休下殿旁。衛士傳詔來如驤。館閣闔外西城隍。書橐迫遽不及裝。籲俊士集要言揚。得弓勿問何人亡。趙璧旣入秦城償。顛脫喜見錐出囊。同人于野不擇鄉。峩峩羽翮整顏行。天閑玉勒皆驪驄。伯喈懷贖望金商。原注：天啓。魁梧奇偉。值子房。原注：文潛。令數家術應帝王。原注：无咎。三英粲粲日爭光。我輒與之較雌黃。芳菲滿室蘭生香。坐堂月久秋氣涼。將軍思歸歌撫觴。原注：子房。倚梧日送雁南翔。想見葭菼水中央。洞庭河漢遙相望。香楓葉老赤染霜。感慨少日七步章。長安城西約鄭莊。原注：予與子房。无咎。文潛。天啓。嘗有此約。牽率不往。有鹿忙。人生可意皆吉祥。快馬劃過小苑牆。入門爛醉銀餅漿。秦箏趙瑟喜高張。

次韻无咎戲贈兼呈同舍諸公

輔

少年落魄走四方。看山聽水興難忘。深林誰復知孤芳。十載江湖稱漫郎。紫溪風月幽思長。綠水如鏡烟蒼蒼。追隨豪雋多清狂。春風爛醉胥山堂。下瞰羣峰聳如槍。吳儂棹歌笛弄羌。攀蘿捫薜疲獲臧。經旬選勝行齋糧。客見經臺倚高岡。共臥明月吟胡牀。投身忽落崑崙旁。征西萬馬隨騰驤。官軍夜半填賊隍。食盡師老催歸裝。將軍數奇漫鷹揚。斬捕不能酬失亡。曲突徒薪語莫償。幕中病客非智囊。扁舟夷猶憶吳

鄉。晁侯平日丈人行。生駒今始見驪驪。伯樂一盼過老商。恐是稟質蒼龍房。九工吳語放降王。叔敖抵掌對燭光。秋英落盡金鈿黃。玉甕浮春醅發香。九天廣樂來新涼。談笑聊此共一觴。天衢六翮將翱翔。正值羿殼游中央。我老委翅無復望。洞庭橘熟千林霜。行當拂衣解銀章。買取百花洲畔莊。世外日月何曾忙。儻然一室生吉祥。車馬還能過我牆。夜具茗飲與蔗漿。更看君詩雲錦張。

敬用无咎學士年兄長韻上呈子方太僕鄉丈

肇

兩河郡縣淪西方。西人思漢今未忘。果園蕪沒白草芳。原注。靈州乃赫連勃勃果園。旃裘戲馬誰家郎。車箱峽口澗谷長。旄頭倒挂回穹蒼。王師西出討獠狂。六花簇壘來堂堂。前鋒銳頭臂兩槍。伏姦謹索收生羌。天聲隱磷搖姑臧。奇兵繚背斷饋糧。決河有聲如壞岡。城頭擊鐘聲殷牀。萬甲幾欲漂無旁。雖有伉健誰騰驤。一夫不敢陵彼隍。馬首欲東促歸裝。緘胸有策鬚眉揚。歸來恍恍若有亡。劬勞有日何由償。戰鞍挂屋尋書囊。日隨飛鴻思帝鄉。彭城老將官橫行。幕中市駿收驪驪。射堂兩部奏清商。應弦破鏑如鋒房。原注。劉涓州射爲天下第一。笑談斥土羈名王。畫圖遣奏朝明光。詔書留典真乘黃。錦韉玉勒春風香。平池老柳高雲涼。神駿在目豪吟觴。跨下蹀躞驚鳧翔。皇居九衢天中央。我時項背聊相望。西城九月天隕霜。夜談關塞評文章。微言竊比惠與莊。和詩脫筆覺我忙。視君韜養壽且祥。功名有來成堵墻。勿憂寒暑敗玉漿。韞弓箛矢用則張。

无咎兄贈子方寺丞見約出院奉謁復用原韻上呈子方兼答无咎見及語

未

曹侯驥骨雙瞳方。流沙萬里志不忘。讀書故山蘭蕙芳。咳唾不顧尚書郎。參軍朔方試所長。奮鬚決策服老蒼。願得一索縛狡狂。凱歌揉馘獻明堂。黃河東峙萬旗槍。義渠竟失先零羌。坐師失律無否臧。但恨不取東關糧。黃君詩力回魁岡。十客未得一登牀。攜君秀句展我旁。草書紙上蛟龍驤。謂我君舍城東隍。年來長嘯棄軍裝。載酒欲訪執戟揚。休日出門如矚亡。坐令耿耿願莫償。紫衣宣詔襍被囊。獻書貢士學與鄉。羅庭充屋書萬行。風驟霧鬣簡驪驪。考評唐虞論夏商。相過近如蜂隔房。君家八斗陳思王。千年門戶有輝光。任城健將獰鬚黃。猗蘭之苗不敢香。家人寄衣秋晚涼。滯留華館付杯觴。天高月明新雁翔。明燈高談夜未央。屈指計日引領望。來時汗流今雨霜。重門事嚴御史章。賴君諧捷解色莊。還家有日未用忙。眉間黃色是何祥。晁侯約我走門牆。但無閉關休饋漿。莫以獸微弓弗張。

復用方字韻奉贈同舍慎思文潛同年天啓

補之

平生數子天一方。今夕何夕情難忘。荷衣攬蕙氣芬芳。册府兩公同舍郎。崑崙方軌萬里長。西城卻望天蒼蒼。秋庭風雨翻幕狂。夜語蔡侯同一堂。張侯老筆森矛槍。文詞楚些遺蹇羌。胸中水鏡誰否臧。學三百困羞裹糧。思如決瀆萬仞岡。大編小軸山壓牀。城南買屋君舍旁。疲驂日附驥尾驤。我慚味道由四隍。人

如燕宋初束裝。聽君雄辯神揚揚。卻思得一愁十亡。鄧侯韞櫝價不償。有方未試聊貯囊。起家牛斗玉筍鄉。鴻鸞早入鵷鷺行。和鸞采齊要驪驪。一鐸便足諧宮商。知君雲壑有松房。南陽未耜心霸王。玉池復說夜有光。仙人藏丹金鼎黃。願分神漢浴骨香。非我其人慙德涼。蔡侯發跡江濫觴。閉籠祇欲擘海翔。此公事業未渠央。六奇他日我所望。烏號張月刀瑩霜。列五單于加印章。穰苴何但虛斬莊。遭時立志未可忙。白犢得瞽寧非祥。嗟予企踵不及牆。逢君如渴御蔗漿。怯雖如鼠猶膽張。

敬次无咎來韻抒寫素懷兼呈文潛天啓伯時仲達

忠臣

梁宋吳楚各異方。交情一契不相忘。况乃顏色瓊枝芳。石渠金馬從諸郎。我徒瀟湘烟水長。江湖飢見山色蒼。扣舷弄月浩歌狂。竭來濫吹崇賢堂。儲胥乍駭綠沉槍。擊鼓震讐庸蜀羌。爰居受享謀非臧。悔辭卑飛斑竹岡。終日懶祭書繞牀。故山秋菊英可糧。西風夢掛南斗旁。翠虬絳螭交首驤。坐看樓闕照天墜。壯心鬱律軍騰裝。弋弓臥甲氣不揚。揮斤欲斲獲人亡。劍價倚待風胡償。雲閒邂逅得智囊。洞庭鈞天奏帝鄉。慷慨奮擊萬夫行。天路滅沒飛驪驪。張侯同聲羽應商。蓬萊方丈屋連房。海口瀾翻議百王。太乙下照青藜光。要我挾槩弄鉛黃。四庫顛倒翻芸香。蔡卿來自安西涼。慨慕玉關歸獻觴。同官李柳並翺翔。鸞和節奏聲央央。誰其力薦慰所望。九閭白日無雪霜。垂光虹霓急草章。沉冥清遠兩蜀莊。人間勢利本不忙。麒麟鸞鷟國珍祥。每恨官隔西掖牆。可使簸揚挹酒漿。不似箕斗名虛張。

謹次原韻奉酬慎思學士年友

李公麟

君家祝融水一方。平生書闈食可忘。雲河漱潤塞瑤芳。天帝壁府讎書郎。馳騁千載凌子長。神清骨秀顏  
色蒼。書淫傳癖笑輿狂。十年此會同都堂。上樓吟春碾旗槍。詩筒吳歛賡楚羌。一律校文公否臧。日飽大  
官沆瀣糧。朱鸞入網空南岡。賢書奏牘紛滿牀。朝出粉闈暮帝旁。駸駸天路羣龍驤。病鴟跼跼乃汗隍。白  
雲隴望因俶裝。放歌長林聲激揚。佩蘭思馨雖朋亡。雲出鳥還聊自償。羽扇塵尾隨經囊。龍眠乃是無何  
鄉。朝遊不亂麋鹿行。歸臥展圖觀驪驪。憲貧頌古時歌商。徜徉興罷住雲房。焚柏翻經究法王。冉冉暗度  
歲月光。山頭草青還葉黃。洞明已死閒骨香。此志未就嗟涼涼。親顛向白每稱觴。旨甘鞭後難翺翔。竭來  
竊食天中央。古人千歲空相望。同文鎖密御史霜。得公再集評文章。亦說種松輞口莊。使我夢蝶栩栩忙。  
便欲負郭占農祥。開門倘容倚孔牆。想挽北斗下挹漿。筮篋更對高秋張。

次韻呈慎思學士

子文

咸韶漢武來何方。鏗鏘入耳安能忘。陽春蘭芷秋菊芳。金門詞客青袍郎。昭回下燭光焰長。深山大澤龍  
蛇蒼。浩歌激烈元非狂。正逢聖主開明堂。風煙關塞收旗槍。舞干兩階臣戎羌。喋血拓境謀非臧。邊城夜  
行休齋糧。采詩不復嘲青岡。蚺蠃戢羽戍婦牀。移文北山猿鶴旁。渥洼朱龍兩服驤。胥靡版築罷浚隍。白

環楛矢貢篚裝。航海萬里風帆揚。旃裘種落嗟脣亡。諸蕃入學願可償。槐花舉子促書囊。成均貢士賢登鄉。東門宣詔札十行。我慚駑駘追驪驪。何敢望回不及商。毛遂未至宗連房。賴有墨妙江都王。傳模共分此日光。驂騮綠驪兩耳黃。想見蹙踏披天香。坐覺暑退秋堂涼。拘牽齷齪漫引觴。門外烏兔雙飛翔。悠悠逝川東未央。故山魚鳥空相望。鄧侯意氣摩秋霜。朝吟百篇暮千章。駢羅經史貫列莊。落紙但見書史忙。孔鸞羽儀各効祥。鄙夫不學空面牆。先饋不用驚五漿。烏號要須賁育張。

次韻奉酬无咎兼呈愼思天啓

未

平生結交圓納方。過眼十人八九忘。畹蘭畝蕙幽谷芳。嬾隨家奴諛五郎。苦飢方朔身漫長。顛毛種種顏欲蒼。誰謂勝癡端坐狂。清淮之陰一草堂。列筆作陣茶森槍。絕口平戎與破羌。百年如此計亦臧。何用竊食官倉糧。元黃病足畏高岡。但願縮頸老支牀。煌煌東壁日月旁。神仙鸞鳳爭騰驤。萬書落架城覆隍。牙籤如雲丹碧裝。晁侯再作班與揚。正始故在何曾亡。江湖十年願飽償。夜成七發光出囊。蘇公後出長卿鄉。爲君吳都無一行。原注蘇翰林欲作杭州賦見无咎杭州七術乃止世有伯樂生驪驪。肯使弭耳隨鹽商。鄧侯楚山深閨房。名走上國交侯王。朝隨日景夜燈光。包攬今古窮炎黃。吐詞分葩有國香。近君如雪六月涼。又似心醉醜醜觴。東南蔡子名飛翔。同隨天書拜未央。瑰奇宏傑萬夫望。頰牙凜凜有風霜。文如神鼎爛龍章。鍾山長齋讀老莊。論兵說佛兩俱忙。不夸得硯文字祥。但願破敵如頽牆。我窮乞酒更得漿。

仰看三虎爭雄張。

贈天啟友弟

未

桑弧蓬矢射四方。嬰孩立志長可忘。莫學兒女漫弄芳。豪氣當視交河郎。邊城入望千里長。臂鞬時架角  
鷹蒼。搏捷仍放韓盧狂。鷹鷂日暮隨登堂。往來絕藝精飛槍。餘勇猶足吞頑羌。讀書誰謂穀勝臧。盛時萬  
鍾遠餽糧。水輸長川陸登岡。垂弓在囊鴛在牀。蔽扞入陣牌居旁。天馬馴工披甲驤。受降濬築修城隍。刀  
頭不惜千金裝。三十六將皆鷹揚。故境可容尺地亡。子頗自負當夙償。况復武庫踰書囊。惟我與子舊同  
鄉。友生固自騰雁行。更欲揚鞭向驪驪。豈但傳經如卜商。不見漢時張子房。身纒六尺佐時王。功業能依  
日月光。素書一卷初逢黃。異時破賊玉書香。當使相繼來西涼。時臣稱賀持壽觴。鴻鵠一舉橫飛翔。光陰  
應須及未央。案此下脫望字韻一句。不侯可忍點鬢霜。少年天子坐建章。寵待穰苴不顧莊。嚴兵待時雖  
未忙。黠曾授首先有祥。王師會看傅城牆。郊迎父老攜壺漿。去病當時凱樂張。

次韻上呈樗年主簿鄉兄

肇

君家晉陵我朱方。君家易知復難忘。十年不見蘭畹芳。青衫翩翩黃綬郎。我遊東南歲月長。江流洶湧山  
鬱蒼。燭龍東來尾鬣狂。鳥爪真人坐高堂。山中旛刹森戈槍。道場法嗣通衡羌。大道甚夷車御臧。獨不進

步誰資糧。脫身簿領行澗岡。青崖結茅雲繞牀。飄飄西墮梁宋旁。至今夢想猶高驤。矧復約子西城隍。瓦  
爐焚夾隨行裝。形骸土木神遠揚。少狂豪氣今則亡。劇談軟語志頗償。模寫物象揮錦囊。樽前坐我烟靄  
鄉。憐君駸踈未著行。側身六合悲驪驪。卽今文學科卜商。赤刀大訓在西房。詔書與賢利賓王。重闈共此  
燭燈光。肥羊細肋蟹著黃。菱蒲生白晚菘香。落月動影簾帷涼。夜如何其未卷觴。座間詩陣鵝鸛翔。臥旗  
蓄銳豈遽央。我堅孤壘何敢望。降旛欲掛月似霜。獨君一掃可得章。滔滔筆力抵卞莊。兩虎未捽終不忙。  
蜘蛛拂面歸有祥。便看大榜挂北牆。南城西寺載殺漿。背城借一猶能張。

次韻贈无咎學士

幹

毗陵城如金斗方。往事歷歷那能忘。相逢童子佩蘭芳。秀發人指誰家郎。未幾重見突而長。卽今不覺秋  
蓬蒼。嬉笑豈復爲兒狂。追昔宓子初登堂。辭鋒峭拔森刀槍。器識沉遠包夷羌。陽秋寧肯露否臧。有子遊  
學先聚糧。相將百里陟岵岡。邂逅一揖坐僧牀。大辯傾注如無旁。天馬方謂先騫驥。觀魚誰復駐濠隍。瓜  
期受代垂趨裝。當路奏牘交稱揚。行將超擢奄云亡。坐令志氣不得償。傳家豈託錢一囊。諸兒經行名州  
鄉。挾書繼踵諸父行。旋見天衢飛驪驪。論治直要超周商。術卑效淺笑杜房。况是亨運遭興王。致君紹祖  
邦家光。何止追考歸焚黃。邃庭朝露明芸香。異書滿閣秋氣涼。詠歌閒成隨豆觴。讀之如欲凌雲翔。暫迂  
大手離未央。案此下原闕望字韻一句。挈篋來寄深閨霜。賓興賢能視文章。尊尙周孔摩韓莊。搜奇殆有

通夕忙。英遊疑動聚星祥。我歸復翳環堵墻。世味已能如飲漿。羲皇上人琴一張。

次韻樗年見貽

補之

平生車軌周四方。結交童齒老相忘。異哉余子久彌芳。吳人猶記稱周郎。河豚入網荻芽長。宜興罨畫烟  
水蒼。風雩春服真少狂。不愧戴崇升後堂。原注。時王平父方教授毗陵。樗年所最厚。橫戈筆陣倒千槍。升  
鸞獨步禹幽羌。原注。樗年奏藝開封第一。世儒膠擾何足臧。說食不救飢求糧。警思振衣千仞岡。空林無  
人一繩牀。五車純束不在旁。欲徹梯檣排空驤。鍾山春水遶城隍。從師不憚白笈裝。矢鋒相觸塵不揚。驪  
黃牝牡若滅亡。子嚴主簿志不償。厭見朱墨紛僮囊。西風雲日思帝鄉。東華拜敕鳧綴行。黃昏閭闔飛驪  
騶。虛堂節候變金商。開門蟋蟀鳴我房。吾君仁聖周武王。屏驅虎豹開明光。山龍粉米誰青黃。多儒可贊  
至治香。園檀山石豈荒涼。潢汙蘊藻須豆觴。願君與偕羽翮翔。賢書蚤列升未央。案此下脫望字韻一句。  
君如病鶻待秋霜。牛衣未可悲王章。公朝道關五達莊。服襄按節緩勿忙。夢松生腹渠不祥。莫車上儼應  
循牆。功成歸飲沆瀣漿。發機要若黃間張。

# 柯山集卷二十九

## 同文唱和詩

詩呈同院諸公

忠臣

秋日同文館。多朋信可依。慧鶯還伴宿。巧燕自知歸。藻鑑由來定。翹材未覺稀。賢書早晚上。拭目看珠璣。  
秋日同文館。朝暉淡淡光。聚蚊喧敗帳。飛蝠入雕梁。香散青綾被。詩翻古錦囊。羣居有英彥。晤語興何長。  
秋日同文館。虛廊日幾回。浮花出林杪。古樾蔽城隈。遠笛悲仍壯。幽禽去又來。微吟還自喜。共和有清才。

幹

秋日同文館。官寮許暫依。衛軒留鶴住。楚澤滯鴻歸。木選山中勝。珍求世上稀。清時方物貢。寧在篋中璣。  
秋日同文館。興賢道與光。雄奇思汝穎。浮巧笑齊梁。綠醕傾蛆甕。青燈折米囊。原注。罌粟亦名米囊。雅談  
揮玉塵。未厭漏聲長。

秋日同文館。掄才又一回。榷枘輸海徼。金玉振巖隈。富贍看先達。清新畏後來。百朋行可錫。所樂在多才。

耿南仲

秋日同文館閒無一事依。鬪羊誰得雋。倦鳥客思歸。寢處還相向。過從不患稀。何當有星聚。誰爲問璇璣。  
秋日同文館。褒然觀國光。泗濱何限磬。岱麓易求梁。劍氣頻衝斗。錐鋒定出囊。顧予慙拙匠。操尺預量長。  
秋日同文館。新涼逐雨回。棘垣嬰吏局。蕙帳憶山隈。射爲巧狙發。田因文豹來。西城隨分鎖。夫子室多才。

商倚

秋日同文館。羣賢道足依。心遊黃卷靜。目送白雲歸。寶玉荆山盡。文星禁掖稀。原注。館閣諸公多集於此。  
清談欣屢接。紛若落瓊璣。

秋日同文館。雲沈夕照光。螢照屋閒梁。臥月搜詩句。挑燈認藥囊。夜闌獨衾枕。歸夢楚山長。  
秋日同文館。愁腸夜九回。圖書堆枕畔。歌吹隔牆隈。宿鳥翻枝去。涼風帶雨來。新詩勞見寄。難繼謫仙才。  
秋日同文館。羣書晝可依。衰遲多病在。留滯故園歸。但怕酒杯滿。莫教詩卷稀。惟羞狂斐句。瓦礫報珠璣。  
秋日同文館。晨暉帶冷光。彩雲瞻鳳闕。細雨憶魚梁。久事班超筆。空嗟趙壹囊。簾閒坐無語。千丈旅愁長。  
秋日同文館。西風昨夜回。燕巢留屋角。蛛網挂牆隈。書任邊韶嬾。詩慙匡鼎來。人人皆抱璞。誰是濟川才。  
未

鄧侯讀書室。編簡自相依。胝手焚膏寫。瘡肩滿棗歸。業文從古有。裁句似公稀。欲挈空虛篋。從君乞貝璣。  
鄧子詩成癖。全分李杜光。楚風還屈宋。宮體變齊梁。蔡子辨焦尾。晁公懷智囊。三賢方鼎峙。安敢用吾長。

原注。慎思无咎。天啓。偶獲同院。故云。

我媿言詩賜。公真好學回。讎書芝閣上。藏史楚山隈。原注：慎思成書多矣。把酒論交裏。連房校藝來。知君懷水鏡。依賴免遺才。

補之

平生鄧夫子。文墨晚相依。臺閣佳聲在。湖湘爽氣歸。原注：慎思潭人。再入館。詩誇束筍密。髮歎蒔苗稀。勤苦千秋事。川明水孕璣。

雄深張子句。山水發天光。黃鵠愁嚴道。元龜困呂梁。愛君毫穎脫。嗟我病倉囊。驥尾何當附。西風萬里長。蔡侯南國秀。經緯耿昭回。文史蒼生劍。風雲蟄起隈。吾君求助意。之子爲時來。萬旅防秋費。何如一士才。

輔

十歲湖湘客。淹留何所依。清名漢閣在。他夜楚帆歸。落日三秋晚。浮生一笑稀。每煩貽秀句。真似暗投璣。妙論凌朝徹。高文敵夜光。輝煌照羣玉。縹緲絕飛梁。得句題青竹。圍棋換紫囊。相從媿衰朽。湖海興偏長。富貴心非願。山林首重回。拂衣清世外。築室白雲隈。杜口同摩詰。忘形學子來。斯游行欲遂。聊此接羣才。

肇

圖書從所好。英俊此焉依。奎壁重開照。琳琅盡得歸。地嚴宮漏轉。門掩吏人稀。子有詩三百。西江咀寶璣。客去衣裳嬾。更長燈燭光。隨身一書笈。貯腹萬雕梁。夢舊傳青館。封須拜皂囊。羽翰從此正。天步赤霄長。諸彥聯翻入。斯文迤邐回。滔滔引溟漲。爛爛繚巖隈。此地身拘窘。他時心往來。倡酬真有味。願我獨無才。

子文

鄧子知名久。秋闈得暫依。論文虛以往。講道實而歸。得句賡酬數。忘言笑語稀。自慙初學步。魚目混珠璣。刻意長沙客。編書逝隙光。朝方登廟器。時可詠山梁。未用嘲經笥。端宜號智囊。頗聞窮史學。猶想見三長。官輟蓬萊直。身從帝所回。文章孔庭奧。事業傅巖隈。多士朝廷念。諸公殿閣來。英雄須入彀。應有濟川才。

公麟

苦學鄧夫子。仁風良可依。顏回樂也內。曾點詠而歸。盛德年彌劭。知音貴我稀。瀟湘逢此地。咳唾得明璣。瑠璃墨客堂。太一助燈光。紉史探金櫃。摛詞和柏梁。近傳江彩筆。遠緝漢珠囊。吏部文難可。猶稱萬丈長。共校南宮藝。多年復此回。羣賢主堂奧。一榻占廊隈。步履朝隨逐。詩筒夜往來。故人情不淺。無乃困慳才。

秋日同文館詩

忠臣

秋日同文館。分場試未齊。借書窮石室。刊字費棠梨。想見英雄毅。誰當甲乙題。喜陪羣彥集。通籍在金闈。秋日同文館。來游翰墨場。預聞周俊造。多有漢文章。蘭室依新潤。原注。與文潛。无咎。天啓連次。芸書識舊香。逢辰強思報。矯首詠明康。

秋日同文館。晨興不待雞。耽書迷甲子。行樂任東西。靜對庭柯晒。閒常柿葉題。相期放朝後。連日醉如泥。

補之

高堂置書几。連幕與雲齊。暑服猶便葛。秋盤已釘梨。官醪聊且醉。古錦不成題。空對燈花喜。重城隔夜圍。  
輟直讎書館。連裾校藝場。騰驤來萬里。挺拔出千章。直釣何妨得。餐風未必香。搜才賴公等。要助俗成康。  
憶我蓬萊閣。同聽午唱雞。星辰望天北。簪組隔城西。幾日宣魚鑰。長驅響月題。更憑催鄧子。要剗玉如泥。  
未

騎列千牀直。雲羅萬卷齊。舒妍交孔翠。爭味雜祖梨。白日諸侯貢。青春天老題。秋清文酒健。莫歎羽林圍。  
聲鳴皆出谷。鶻距各爭場。鐵網收明月。霜鉞倒豫章。湛恩終錫宴。優禮合焚香。最苦讎書客。消愁賴杜康。  
六街分夜鼓。鄰屋報朝雞。寒引秋初老。天將斗轉西。滯留聊飲酒。談笑亦分題。須信家居樂。休嫌窮巷泥。

肇

清月看初滿。黃花吐未齊。小山思隱桂。大谷憶佳梨。節物信可美。詩騷慵自題。長年諳獨宿。聽雨閉秋圍。  
匝合青雲幕。從橫白羽場。誰矜率爾對。吾念斐然章。名淡險糜勝。衣飄月窟香。春風馬蹄疾。鞭帽散平康。  
萬里夷王子。曾聽若木雞。泛舟滄海外。授館國門西。琛幣來重譯。車書想舊題。蒼梧弓劍冷。雲雨泣芝泥。  
原注：試院乃館高麗使客。

闕寂同文館。秋英綻欲齊。禪庖分白乳。仙果破青梨。琴理將忘曲。詩探未賦題。清歡在文史。誰復夢重圍。  
明時勤選擢。閒設譽髦場。該學添三傳。微能及九章。靜無桃葉唱。清有菊花香。解我幽憂病。惟應賴杜康。  
鵝卵因時化。如何赴越雞。逸羣來冀北。屏氣入淮西。盛事兼三物。浮詞斥百題。慎須精藻鑑。寵辱異雲泥。

倚

秋日同文館。高堂燕集齊。杯盤供魯酒。殺核有張梨。揚孟持新論。韓莊鄙自題。須知宗匠手。文采冠朝闈。  
秋日同文館。何人獨擅場。養莪方在沚。琢玉已成章。筆列千鋒陣。庭焚一炷香。得賢從自始。豈特致民康。  
秋日同文館。棲林看晚雞。斗垂宮殿北。月轉戶庭西。酒勸杯中綠。詩分燭下題。何時還九陌。細雨莫成泥。

南仲

詔命連催發。英髦一日齊。周瑜醕似酒。崔遠爽于梨。高館清無夢。寒燈坐賦題。還同宿山驛。風雨閉重闈。  
槐市任花黃。賡歌且闕場。醒心流水曲。警耳白雲章。冷竹枝枝翠。芳蘭葉葉香。滿前皆俊彥。何但有三康。  
翠幕春雲合。登場看舞雞。冥搜人不到。警眇日沉西。瞠學愁精鑑。英材喜巨題。何人當首選。雙觥起虬泥。

子文

磊落羣英集。崢嶸逸氣齊。捷機聞墮竈。妙論及交梨。庭木何年植。窗塵異域題。原注。高麗人館此。書字尙在。獨憐車馬散。寒月滿宮闈。

懶散江湖客。秋深念滌場。端宜返田里。安敢論文章。山塢橙應熟。霜籬菊正香。行歸招隱客。鼓腹詠時康。

原注。卜居南徐。有招隱鶴林之勝。

國器來金馬。儒冠萃木雞。勝心羣逐北。銳氣鼓爭西。海嶠鵬程急。春風雁塔題。應思連夜雨。車馬六街泥。

公麟

鎖寂身如隱。幽清物向齊。忘憂經露菊。蘇肺到霜梨。白髮資談嘯。朱籤歷品題。賢書天下望。鵲喜徧深閨。呦呦鹿鳴野。皎皎白駒場。朋盍連茅茹。文程琢玉章。門通三級峻。桂露一年香。慶及飛龍旦。同歌庶事康。寄棲容慕燕。覆蔀等醯雞。欲雨風多北。窮秋日易西。官書便夜讀。家報索親題。早晚驂駢入。重門折印泥。

輔

別館朋簪盍。華堂燕俎齊。手香思露橘。齒冷怯冰梨。桐影迷金井。苔痕上壁題。共憐今夜月。亦解照秋閨。平生詩酒興。縮手少年場。誰敵江河量。爭看錦繡章。論才皆國器。滿袖尙天香。欲寫宏文士。風流有長康。開口曾吟鳳。臨池豈厭雞。詩豪杜工部。墨妙庾征西。歸及黃花在。能忘彩筆題。醉游須爛漫。莫惜錦障泥。未試卽事雜書率用秋日同文館爲首句

忠臣

秋日同文館。沈沈鎖棘闈。捲簾襟乍快。敲枕夢先歸。驟雨憂環堵。回風喜袂衣。十年經五試。撫事意多違。秋日同文館。人閒景自長。重簾朝氣入。嘉木午陰涼。朝市喧聊避。山林興未忘。頻添繞爐水。還與試香方。秋日同文館。重門靜不開。雲隨鴻影去。風送樂聲來。插架書千軸。論文酒百杯。晚花陳葉滿。還是作愁媒。

未

邃館深魚鑰。華堂靜鎖闈。每勞螢作伴。不與燕同歸。古棟蝸成篆。空牆蘚作衣。寂寥還泛菊。九日莫相違。名自諸侯選。功收一日長。文章雜蛟蚓。丹墨有炎涼。平昔曾充貢。酸寒未易忘。書生成底事。飽死笑東方。

倦枕愁霜苦。晴窗宿霧開。幕雲當晝合。袍雪與風來。元日彤庭寔。春風曲水杯。何須戀楊柳。聖世要無媒。  
原注。唐無名子有不第落句云。早知不用無媒客。悔別江南楊柳春。

肇

翳翳雲生樹。翻翻風動闌。高秋忽如此。吾黨苦思歸。極目愁關塞。侵寒寄緒衣。少年真喜事。回首壯心違。  
物色清秋逼。官曹靜夜長。華星披夕靄。皓露洗空涼。律細詩難繼。禪心夢易忘。依稀貪佛日。香火宿諸方。  
取士魚鹽出。傳經戶牖開。驚濤簾外起。驟雨筆端來。人競懸金鑑。書方貴玉杯。太平元有象。勿遣賦良媒。

補之

風雲日夕改。秋氣襲堂闌。映葉無蜩響。依叢有蜨歸。官壺催賜酎。鄰杵急成衣。留滯真何補。蓴鱸興又違。  
氣入中秋勁。更傳五夜長。青燈蛾舞急。白日雁啼涼。羈旅生應慣。淹留久卻忘。吟詩酬鄧子。畢昴出東方。  
前世諸生選。平居數路開。鄉閭自相與。巖穴亦時來。射雉空亡矢。爲蛇更奮杯。千金曾市骨。聊用作龍媒。

幹

零露沾明砌。淒風入邃闌。添愁葢勸織。驚夢鳥催歸。哀調孤吹笛。寒聲遠擣衣。飄蓬雖已久。今夜覺分違。  
引類憑先進。搜材及寸長。隔簾愁晝暝。隱几怯秋涼。化力人難測。機心我已忘。封侯良可待。誰有不龜方。  
簾幕深常閉。門庭闌未開。愁將河女隔。喜見月娥來。騷客吟冰柱。仙官醉玉杯。蹇修那可得。笑齒竟誰媒。

倚

氣候逢秋晏。蜚鳴入戶闌。蒼空看雀鬪。天闊慕鴉歸。風急飄庭葉。寒先著客衣。重陽故人酒。應念賞心違。  
門梁塵市遠。幽寂興何長。徑菊晴披豔。窗風晚逗涼。聖經閒裏醉。塵銷夢中忘。更苦年來病。時看肘後方。  
旁舍迴廊接。重簾晝日開。鳴蟬隨雨退。疏雁拂雲來。吟興降難韻。羈懷寄淺杯。驚飈漸淒緊。又欲作寒媒。

子文

虛廊空白月。燈火閉重闌。思苦詩難斷。更長夢易歸。徒勞爭墨牒。須信有朱衣。原注。朱衣吏事。見登科前定錄。萬事前期定。升沈不爾違。

一一聽宮徵。銖銖較短長。品題分玉石。得失異炎涼。中的非無術。知音豈易忘。魚龍頭角老。變化更何方。  
萬戶爭看榜。三年此一開。異時千載遇。此日四方來。價重連城璧。珍逾羽化杯。山梁欣有獲。置網豈須媒。

公麟

葉乾風索索。霜月到書闌。枝並鷓鴣宿。牀吟蟋蟀歸。幽人知坦履。游子念縫衣。暗喜還家近。承顏慰久違。  
莫以多爲贅。須知寸有長。拾才何濟濟。顧我獨涼涼。雷雨龍皆起。江湖魚兩忘。攀依聊假手。賢立本無方。  
今朝庭鵲喜。燈爲一花開。側指皂囊去。轉頭驄馬來。新橙家斫鱸。殘菊客浮杯。樂事連休日。須憑酒作媒。

南仲

敗葉掃還飛。秋容肅粉闌。青錢如已選。白璧會須歸。燕坐書橫案。孤吟月滿衣。還同潘散騎。魚鳥性都違。  
大軸累千箱。鳧中見鶴長。靜臨窗几讀。爽入肺肝涼。誇詫爭求勝。疲勞忽自忘。由來京邑貢。正合冠多方。

藹藹儒冠至。恢恢賢路開。才須金鑑別。人自玉方來。謝客書千卷。嵇康酒一杯。如君富術業。當與雉爲媒。

輔

空庭秋色晚。風露入重闈。白髮已無數。故山猶未歸。江湖千里月。砧杵萬家衣。把鏡西風裏。低回志願違。鄧子詩成癖。苦吟秋夜長。江山得奇秀。風月借清涼。郢曲高難和。騷人興未忘。從君乞餘教。換骨有仙方。驄馬何時到。重闈計日開。迎門稚子笑。載酒故人來。休沐猶三日。狂歌且百杯。祥麟秋苑靜。更約看龍媒。天啓有少年。真喜事之句。用其韻和。

忠臣

慷慨論邊事。飄蕭動禮闈。貴須金印綰。老要玉關歸。食酪便榆塞。鳴鐃慣鐵衣。懸知雄辯在。志願未應違。詩呈同院後至諸公

忠臣

秋日同文館。飛章待報回。絲綸先日降。鴈鷺忽朋來。諸彥俱精鑑。微生亦濫陪。紛紛五千牘。誰定冠倫魁。子文

秋日同文館。中官押八回。西風初雨去。明月爲人來。藻鑑憑君許。賡歌媿我陪。相逢已忘寢。坐見斗移魁。向案此人姓闕。

秋日同文館。英遊賜與回。搜才推藻鑑。明試副招來。玉塵聞餘論。金樽喜屢陪。歸鞍期早晚。斗柄指天魁。

輔

公麟

肇

未

同文秋日半簾幕燕初回。議論皆先覺。衰遲媿後來。文衡那敢與談柄。且容陪。誰掘豐城劍。光芒徹斗魁。

秋日同文館。淒風動九回。亂雲收暑去。一雨送寒來。猥與英躔接。慙非藻鑑陪。雍畿茲籲俊。元祐看新魁。

文書汗牛馬。棟宇切昭回。剗玉君曾試。吹竽我亦來。鑒精真有賴。詩妙不容陪。只憶歸山去。霜畦斷芋魁。

驄馬嘶將近。天門報欲回。妻孥憐別久。鄰里問歸來。左學徒仍在。原注。嘗官太學。西城宴許陪。腹毛何足問。奇捷看渠魁。

聞慎思話舊隱用回字韻

補之

聞在豪塘隱。松林日百回。當年鹿何往。異世鶴歸來。未許茅齋竝。終期蠟屐陪。丹留杉不死。夜氣看星魁。

原注。慎思家此湘豪塘。晉陶淡隱臨山。嘗養一白鹿。蓋乘鶴仙去。藏丹于杉。今大十餘抱矣。

詩呈同院

忠臣

秋日同文館論交手重攜。越秦常恨邈。李杜豈堪齊。尙喜新知語。閒思舊句題。千年勞夢想。同直集英西。

溫益

秋日同文館文編亦共攜。升沈都莫問。榮辱已能齊。酒美何妨醉。詩成強自題。從容約歸日。訪子省闈西。

慎思說家山之勝用其語得詩

肇

江清石磊磊。野曠竹修修。此地有茅屋。我行尋白鷗。分留須物色。來往更風流。相對黃塵夢。詩成擁鼻謳。

忠臣

野橋隨岸架。茅屋倚林脩。木落吟霜狖。雲晴舞雪鷗。山屏當戶列。瀑布入溪流。只合樵歌唱。何因得蔡謳。

# 柯山集卷三十

## 同文唱和詩

初入試院

忠臣

東門驄馬止行行。被詔秋闈閱俊英。三島隔雲天北極。萬燈明路國西城。人間聊假詩書樂。地遠還聞市井聲。一夜涼風起闔闔。月中應有桂枝生。

孔武仲

十載江湖萬里行。偶來西館閱豪英。雲龍九闕晨書詔。燈火千門夜出城。瀟灑庭除當月色。稠重幕帟斷人聲。年家兄弟今同舍。曾見河南起賈生。原注：慎思被薦廣西。先人爲轉運判官。有詩餞行。

補之

官局悠悠共此行。來時庭菊未含英。五更脫葉驚書几。一夜寒砧滿禁城。詩似涼風淒有興。酒如清露澗無聲。何時驄馬催歸去。更看林端魄一生。

耒

莫歎忽忽襪被行。賴逢數子美如英。已看明月同爲客。應犯初寒復入城。白日有書追睡思。青燈無夢聽秋聲。直無剔甲逍遙地。幾日疑公太瘦生。

子文

竟然誰復喜斯行。開豁拘懷賴俊英。上國擢材初改轍。衆心督戰亦乘城。何時奏籍瞻霜簡。且復安眠聽雨聲。異日儻容休沐會。未慙相約太癯生。

公麟

敕使書囊閒隊行。聚星深館粲諸英。雲隨襟袖來蓬島。香散房櫳宿化城。振鷺充庭天有幕。珊瑚入網海無聲。範模一世尊先覺。況此題評慰後生。

倚

承詔掄材敢倦行。廣庭深鎖待羣英。分場自敵三千客。決勝誰降七十城。夜案尙聞塗卷筆。曉星方聽讀書聲。原注：每早常聞无咎諸公讀書。歸時還有黃花否。已覺秋風滿袖生。

幹

江南嘗應檄書行。多向西風拂露英。薄暮解裝融祖寺。原注：去年八月檢源。嘗宿牛頭山祖堂寺。法融禪師坐禪處也。侵晨揮策楚王城。原注在宣州東。前年歙州考試時曾遊過。明蟾又見中秋色。哀雁仍聞半夜聲。懷舊感新搔短髮。歸時應有二毛生。

南仲

昭回雲漢九天橫。冠帶祁祁盡俊英。梁國有珠光照乘。趙人懷璧價連城。道山邃處分羣彥。文律持來考正聲。秋晚定知誰入彀。叔通還進魯諸生。

肇

千門鑰入斷人行。禁漏稀微出邇英。齊拜敕書期老伏。竝驅騶馬出西城。誼譁燈火看如夢。關鎖官曹祇寄聲。聊付能詩破羈旅。詩成冉冉又還生。

試院卽事呈諸公

幹

去家策馬上長河。逆旅光陰忽忽過。陳迹不堪追放浪。新才仍復委搜羅。雅談幸有青雲士。佳句寧無白雪歌。此興非憑吟笑遣。未應能奈客愁何。

武仲

衡門咫尺限關河。此地平時匹馬過。欲把塵埃補山岳。甯辭羽翮置羅。華堂翠帟供閒燕。明月清風伴嘯歌。擬寫秋容須筆力。新詩句句似陰何。

補之

天街初月映天河。拜敕東華走馬過。解榻暫如龜遇木。閉簾還似雉嬰羅。倦依書冊工催睡。悶倚詩篇足

當歌可待紛紛厭朱墨。晝閒惟有飲亡何。

未

天街落日走鳴珂。咫尺衡門不許過。催去據鞍猶鶴望。爭觀夾道已雲羅。奏篇定有凌雲賦。招隱今無扣角歌。最苦清秋孤美睡。通宵三問夜如何。

子文

高談初喜聽懸河。未厭鄰房日夕過。蝴蝶乍回塵外夢。蜘蛛看結雨中羅。銀袍校藝觀勍敵。玉帳收功聽凱歌。共是當年廷試客。鎖闈今日合如何。

公麟

盍簪聞善若江河。簾幕疏閒笑語過。月照飛牋穿戶綺。風生揮塵動衣羅。已將英毅收三俊。更賦離騷續九歌。涼夜沈沈清不寐。空庭無奈葉聲何。

忠臣

俊遊常恨邈山河。邂逅文闈得屢過。朱簿分明俱鼎立。墨圖仵位看星羅。人閒戶牖還相近。朝得英材信可歌。雙鑰重關非不密。只應無奈夢魂何。

南仲

重門鍵鑰阻山河。賴有良朋不厭過。唾落如珠傾巨斛。袂揮成幕散輕羅。慙分處士吹竽俸。漫學東人掩

鼻歌笑語哄堂俄又夜。客愁還奈我曹何。

倚

風生簾幕撼層波。況值清秋一半過。堂上簪裾方鷺集。案間圖史已星羅。東籬採菊朝嘗酒。北里吹竽夜聽歌。早晚奏名聞黼座。望中無奈白雲何。

再呈慎思諸公兼以言懷

倚

南窗寂若隱山阿。時枉金門步見過。談笑且看揮麈玉。篇章寧惜灑牋羅。已羞軒冕嬰身住。更問功名撫劒歌。賒得涼秋好風月。不成吟醉奈愁何。

忠臣

秋闈深鎖覺愁多。賴有英遊玉趾過。日望高樓吟楚澤。夢隨明月到湘羅。原注：湘羅，予家所在。南宮曾看揮華藻。西館還來共笑歌。六稔飛光如過隙。人生誰奈老催何。原注：君平宣義登科六年矣。試場未動文書靜。官舍相聯步履過。千丈蒼波爭倚薄。十圍便腹有森羅。登臨已結騷人恨。填委終翻勞者歌。後夜中庭佳月色。惟予不飲奈明何。

重九考罷試卷書呈同院諸公

忠臣

題徧朱籤棟宇充。燈窗長聽景陽鐘。昏眊直要金篦刮。黎瘦都如飯顆逢。文律自隨星斗變。月評應合士人從。了無一事猶深鎖。辜負東籬菊品濃。

補之

周行櫛比未應充。薦廟方求古鼎鐘。經眼乍愁千紙積。解頤聊喜一言逢。黃花庭檻時雖過。白酒鄰槽願可從。更促寄衣真似旅。曉堂初怯露寒濃。

南仲

貢珍已選茂良充。猶被拘縻類縛鍾。淥酒強陪高館飲。黃花不似故園逢。棋枰苦戰挑燈坐。薜壁閒題捧硯從。風葉滿庭秋索寞。更籌向盡睡方濃。

幹

庭實方期國士充。知音須辨鐸符鐘。孔融愛客樽常滿。摩詰思親節又逢。烏養任真終自適。雉媒傷性竟誰從。開門預計無多日。猶起清愁暮靄濃。

忠臣

屢見高文試澤宮。長年參校愧龍鍾。懸黎待價由來久。綠綺知音不易逢。吉語乍聞隨鵲喜。歸期專欲問龜從。到家莫負如泥約。光祿供醪味正濃。原注：予有詩與同舍云：相期放朝後，連日醉如泥。

肇

清秋官舍酒瓶空。滿袖黃花情所鍾。忽聽數篇吟可老。絕知開口笑難逢。浮舟有底不歸去。戲馬猶能限莫從。江上鱸魚三尺許。西風敲枕夢魂濃。

未

回首登高行復冬。後時只合嘆龍鍾。愁須白酒來酣戰。詩爲黃花弔不逢。十日飛騰過眼疾。萬籤甲乙定誰從。共應淨掃氍毹榻。深炷爐香午睡濃。原注：時去開院十日。

子文

侵尋節物過秋風。何處鈞天燕鼓鐘。九日菊花聊一醉。五湖佳士偶相逢。挑燈款語時供笑。借紙聯詩且漫從。待得出闈應放意。百杯追逐興方濃。原注：慎思有如泥之約。

公麟

顛俊天畿合辟雍。媿將瓦釜綴黃鐘。聽窮一一竽無濫。撥徧磷磷玉似逢。龜列春庭先壤奠。龍飛天路得雲從。吾曹莫念拘縈久。求稱公朝慶賞濃。  
鞅掌棲遲一畝宮。慣聽更柝及晨鐘。黃花慰眼祇爾許。綠蟻于人亦漫逢。幾日囊篇賡不逮。一時庭步笑相從。近來尋卻家山夢。投枕和衣睡更濃。

夜聽无咎文潛對榻誦詩響應達旦欽服雄俊輒用九日詩韻奉貽

忠臣

連牀交語響春容。激楚評騷徹曉鐘。繞宅金絲神共應。滿潭雷雨劍初逢。信知自有江山助。便欲長操几杖從。俱是年家情不淺。依蘭應許丐香濃。原注：先子與張丈職方。晁丈都官同年。忠臣與應之同年。兩家俱有事契。

依韻奉酬慎思兄夜聽誦詩見咏之作

未

昔遇晁公淮水東。士衡已聽語如鐘。五車講學知無敵。十載論文喜再逢。古匣劍光疑鬼泣。夜天虎嘯有風從。許侯破的山來事。原注：三句皆屬晁子。杜老裁詩曉墨濃。

與文潛誦詩達旦慎思有作次韻呈二公

補之

神交千古聖賢中。高想銅山應洛鐘。傾蓋十年惟子舊。知音一世更誰逢。天如蟻磨駸駸日。談似縲車甕甕從。鄰榻秋燈那不共。擁衾百首興方濃。

次韻重九之作

倚

英豪獻策廣庭中。問辯紛紛似叩鐘。名奏九重書密上。士欣千載運親逢。鶯鳴定獲喬林樂。鳳舉應容衆羽從。盛世文章由此變。坐看風俗反醅濃。

昔年此日故園東。爛醉牛山到暮鐘。原注：牛山在臨淄城東二十餘里。已往光陰那再得。如今羈旅又重逢。淵明把菊情雖厚。子美登臺願莫從。原注：杜甫九日詩云：抱病起登江上臺。且看羣書敲枕臥。病多仍負酒杯濃。

次韻慎思貽二公誦詩

肇

臥聽高齋落葉風。清詩交詠想晨鐘。故人厚意論千載。正始遺音僅一逢。膠漆初期在俄頃。雲龍莫恨不相從。芸房深鎖秋香冷。鬱鬱葱葱佳氣濃。

未

西城永夜靈鼉鼓。北寺五更青石鐘。九牧何時官事了。三英聊喜故人逢。原注：屬同舍鄧晁蔡三公。甲庚定處君無讓。蹠躅歸時我請從。欲卻睡魔通夕語。明窗茗粥不辭濃。

八弟預薦慎思兄以詩爲慶復次韻并寄八弟

補之

吾弟平生辛苦同。匹雛志舉百鈞鐘。自慙操瑟向不斥。勸使力田終有逢。青眼故人欣捷報。白頭老母喜占從。書林儻預西城集。醕子酣酣杏正濃。

九日考試罷聞无咎天啓二弟薦名因用前韻以抒同慶之懷

忠臣

朱墨沈迷萬卷中。斗筲那得變千鐘。風流不似臺南戲。牢落正如江上逢。閣筆文書聊撥棄。到家車馬數過從。阿連已預甘泉奏。歸拜萱堂喜更濃。

以慎思兄別墅在長沙白鶴山晉陶淡舊居事見本傳今其居有大杉可十數圍蕃茂特異世傳淡藏丹其中用前韻謹賦

未

千年騎鶴老仙翁。固是山川秀氣鍾。桃洞自宜無客到。吳門應合有人逢。巖前舊隱孤杉老。壺裏真遊白鹿從。近有蓬萊讀書客。卜居偶占翠嵐濃。

家弟別試預薦特蒙慎思學士贈詩致慶感荷不已次韻酬謝

肇

我家書冊代耕農。尙祝甌窰畝一鍾。再築金臺端不昧。高懸水鏡亦難逢。親闈動喜欣欣色。士論推公趨趯從。好在黃花歸薦壽。秋堂歡笑變春濃。

同舍問及故山景物用鐘字韻賦詩以答

忠臣

吾廬高對玉池峯。日聽諸天奏鼓鐘。海外鶴歸青嶂覺。洞中花落碧溪逢。翻經夜對高禪講。採藥晨邀老

圃從說與羣仙如畫出。紛然歸思亂雲濃。

肇

白鹿真人歛御風。青杉手種大如鍾。還丹未化神應護。道骨相期子合逢。萬里且看騰踏去。一樽聊喜笑言從。攢峯列壑休南望。曉榻秋陰分外濃。

補之

玉泉飛落白霞峯。散入山田畝十鍾。鄧子結廬真世外。陶公脫屣更誰逢。鶯啼春竹風烟近。龍起秋堂雨雹從。誰使山人空蕙帳。蓬萊金殿興方濃。

輔

洞庭湖外白雲峯。醉臥虛堂聽曉鐘。澗草巖花無日歇。仙人玉女有時逢。脂車石路君能去。蠟屐秋風我願從。欲藉神方變華髮。黃精苗盛菊香濃。

幹

烟霞曾是踏諸峯。翻作清歌笑玉鐘。幾代孫經桃塢隔。千年壇憶華山逢。美才方赴鳴騶召。逸興何由稅駕從。我亦江鄉成阻闊。西風歸意浩然濃。

倚

先生家住翠微峯。萬卷詩書酒一鍾。壁挂葛巾無客到。雲藏古洞有仙逢。溪邊晚釣呼鷗伴。花底春吟引

鶴從只恐舊山歸未得。帝恩朝夕露濃濃。

南仲

草廬高臥對千峯。白眼誰能顧萬鍾。側席不因天子詔。藏詩未許世人逢。他年社稷勳如立。歸老烟霞志會從。五柳一松應好在。月明空自結陰濃。

感興復用鐘字韻呈同舍

忠臣

五年湘水聽霜楓。長樂初聞此夜鐘。遼鶴亦知華表在。仙棊猶許爛柯逢。蓬山道藏聊爲戲。石室真遊久欲從。更擬作歌招隱去。人間得意不須濃。

慎思屢以佳篇見貽且俾屬和而衰老困于強敵輒爲詩以謝之兼簡无咎文潛天啓

輔

鄧侯清骨如冰瘦。少日文章苦用心。賦罷吹噓因狗監。詩成傳誦到雞林。陽春白雪無凡曲。流水高山有至音。更唱自存三益友。老來衰病廢長吟。

漫興成章屢蒙子方寵和更辱贈句輒用奉酬

忠臣

聲名詞藻競駸駸。不負平生許與心。鳴鳳自須諧玉磐。野麋祇合戀雲林。清新每喜羊何和。冥默初聞雅

頌音。不是南冠厭拘繫。楚人元愛楚風吟。

肇

曹公長劍一杯酒。鄧子孤雲萬里心。神駿莫辭觀馬廐。深沈久合寄書林。禮闈聯事幾三月。詞客悲秋共一音。獨有何郎詩思苦。空階點滴伴清吟。

奉報子方佳句

補之

曹子金門等陸沈。壯年裘馬四方心。檄傳白羽從沙井。詩寫紅巾徧武林。兵甲胷中無敵國。原注：崔浩不能彎弓持矛。胷中所懷。踰于甲兵。絲桐世外有知音。相逢不飲何爲者。祇作寒廳擁鼻吟。

寄次張弟

忠臣

貓頭竹葉細檀欒。新筍如椽日滿盤。寄語兒童莫多取。來春從上萬餘竿。

肇

南山千畝龍蛇窟。半夜春雷起屈盤。欲釣六鼈滄海去。爲畱春筍作長竿。

嘲无咎夜起明燈聽慎思誦詩

未

翠屏香暖秋眠穩。霜冷寶奩金錯刀。誰信苦吟無睡客。挑燈起聽楚人騷。

和文潛嘲无咎夜起明燈聽予誦詩

忠臣

參橫月轉與天高。歸士飛心憶大刀。故作楚吟排滯思。吟成風葉更蕭騷。

輔

秋風落盡千林葉。恰似并州快剪刀。香冷洞房歸未得。一窗明月讀離騷。

奉答文潛戲贈

補之

倦遊年少憶安巢。歸夢嘗慙斷織刀。原注引樂羊子妻何氏斷織事老去周顒雖有婦。黃經對几夜騷騷。

肇

鄧子詞鋒魯孟勞。剌鐘剗玉盡鉛刀。風流陶謝枝梧困。擊節期君僕命騷。

忠臣

拚老攻詩恨不高。苦心錯玉與礪刀。正如天祿秋風夜。剔盡寒燈著廣騷。

再謝周顒之句

未

烟飛小玉吳王國。柳暗朱樓鐵甕城。見說周顒經案外。亦聞荀粲井牀聲。

忠臣

眼看秋雁歌汾水。心到陽關唱渭城。卻被維摩居士笑。海潮音作斷腸聲。

補之

秋月照歌淮上舫。春花引醉福昌城。何如闔闔門西北。臥聽秋風枕畔聲。

小詩戲无咎

肇

吳山楚水未忘懷。暮雨朝雲恨已乖。縱免摩伽能毀戒。未妨澤室會于齊。

補之

文書盈几法筵埋。香火秋來願稍乖。得似鹿門攜手去。定隨繡佛鎮長齋。

己未春與伯時校試南宮同年被命者六人今茲西館惟同伯時一人而已因書奉呈

忠臣

十載京師五校文。並遊多已據通津。再來更鎖城西館。點檢同年只一人。

公麟

憶鎖南宮會友文。天梯相躡看雲津。白頭笑我成今日。青眼逢君尙昔人。

中秋月

忠臣

寂寥無聲月停午。蟾蜍通津墮清露。明星爛爛今何稀。美人熒熒隔烟霧。

補之

秋風吹空雁旁午。長天無雲月呈露。爲須清曉照清樽。莫遣中宵生薄霧。

輔

空谷秋寒同子午。白月紛紛洗清露。遙想燈花結夜愁。鬱金斗帳香如霧。

與文潛无咎對榻夜話達旦

忠臣

書窗燈火夜深明。窗外蕭蕭雨葉聲。對榻不眠談往事。統如五鼓過嚴城。

耒

燈花昨夜已分明。更聽朝簷喜鵲聲。明日朱門閉空館。秋風駿馬大梁城。

補之

疏林小雨月籠明。商頌琅琅半夜聲。鄧子弓強殊未發。欲馳桑本犯堅城。

肇

窮秋天氣少晴明。雨葉風窗夜夜聲。應爲幽人聽未足。不教驄馬出重城。原注。時已奏號。而御史不至。遂留一夕。

# 柯山集卷三十一

## 表狀

### 進大禮慶成賦表

臣伏見皇帝陛下卽位以來。事天治民。虔恭豈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雖太母保宥。一遵聖訓。而仁厚之誠。不言而孚。乃者肇見天地。實陛下卽位之初郊。內自臣工。外達海宇。於以觀神人感格之際。占信順獲助之驗。前祀二日。陰霰暮集。俄而氛祲廓清。星月明潤。將事之夜。風伏不興。景氣晏溫。圓穹清明。神祇來格。於是乎在。凡執事在列之臣。與夫侍御奔走之隸。喜動乎容。和見乎聲。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天旣順之。備孰甚焉。帝之來格。見於天時。祭之受福。見於人情。臣幸執筆待罪太史。實奉祝冊。天威咫尺。親見齊莊粹穆之容。陟降拜俯。誠敬盡兼。臣竊喜太平之必至。多祥之必集。四方之民。受福不疑。姦宄作慝。不禁而息。謹撰成大禮慶成賦一篇。隨狀上進。雖不足以追配甘泉。河東之廣大盛麗。然犬馬之愚。庶以自竭。伏惟清閒之燕。略佇覽觀。干犯宸嚴。無任激切。

###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備禮。方蕝事於季秋。列位侍祠。尙不遺於故老。仰恩榮之優異。循衰瘵以戰兢。伏惟太皇太后陛下。

聰明自天。博厚載物。左右景命。已大濟於艱難。保宥神孫。既聿躋於齊聖。邦家康靖。邪正昭明。頌德告功。既對天而不作。隆禮備樂。念報本之惟時。當魚麗之時。而物既盛多。由思齊之聖。而神無恫怨。擁絕禘於二聖。肆大賚于萬方。曠古上儀。於今盛典。臣久辭屏著。退伏里閭。覩聲名於垂盡之年。受德澤於維新之政。顧餘齡之已幸。矧召節之見臨。是宜策勵造朝。齋明就列。而衰朽之質。登降畏失容之誅。疾病之餘。朝夕有負薪之懼。與其失周士在朝之敬。不若同堯民擊壤而歌。文物莫瞻。夢有鈞天之想。精神未已。心爲魏闕之遊。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加恩表

禮行郊廟。方推報本之仁。燕及臣鄰。皆獲增封之錫。恩雖緣於有慶。賞亦惡夫無名。惟是衰殘。尤爲冒昧。伏念臣朴忠一意。際會四朝。超躡等夷。出入將相。洎老休於鄉社。已位極於師垣。何期垂白之餘。復相繼明之運。空心半朽。久自分於不彫。十里已疲。冀時資於辨道。而歲月逝矣。補報缺然。惟知愧懼之無容。夫何恩禮之加厚。肆時大享。茲謂上儀。方天子致齋莊之嚴。而老臣私宿衛之逸。雖聖朝尙齒。惟所便安。而寵數非常。更爲憂懼。已足矜榮於在位。豈當同衆以疏恩。伏望皇帝陛下。時軫睿慈。俯迴神鑒。必欲寬殘年之隕越。莫如裁今日之寵光。毫已及之。雖終知其無補。天其或者。尙假息於餘齡。願止已行。庶無太甚。

第二表

加地無名。方抱戰兢而莫處。稽天未答。蓋緣誠恪之罔孚。盡而腹心。再干旒扆。臣聞事君盡禮。而臣獨無

趨拜之勤。陳力就列。而臣久涉衰殘之境。兩無一可。雖聖主曲爲之優容。日加三思。顧國士如何而稱報。惟有稍裁其寵數。庶幾未卽于顛隳。而恩禮增繁。光華沓至。旣紆勤於齋祭。又申錫其土田。高已近危。將必憂於隕越。折而致覆。亦何益於生成。伏望皇帝陛下。垂德乾坤。收恩雨露。賞行四海。當酬可勸之功。職備上公。豈憂不及之祿。實思危於居位。非受爵以苟辭。

謝得請表

不能與祭。自憐衰老之無堪。罔俾造朝。更佩恩榮之從欲。內循安便。未免驚慚。伏惟皇帝陛下。龍德光亨。天仁覆露。牲玉備物。允若神人之和同。禮樂在庭。肅然祖考之來格。祭則受福。天且弗違。臣猥以殘年。莫瞻盛事。雖行不俟。駕在常禮。而有誅。而老弗及齋。知異恩之獨厚。第想光華於天漢。竊同歡忭於里閭。

代張文定辭免明堂陪位表

明德惟馨。方格神于盛禮。相予肆祀。俄賜召于老臣。衰朽知榮。兢惶靡措。伏惟皇帝陛下。嗣隆聖統。躬致太平。翼翼文王之小心。蒸蒸虞舜之大孝。季秋順序。方萬物之盛多。四方和來。加多士之奔走。祇見列聖。哀對昊穹。敝布政之法宮。大明禮樂。受丕天之景貺。均被邇遐。喜交神人。慶浹夷夏。凡執事豆籩之末。或觀光輿隸之間。足爲至榮。可以無恨。而況臣猥以屏退。尙叨記存。溫詔在門。外庭有位。固願聞舜韶而率舞。瞻堯日以傾心。而遲暮之餘。衰疲且久。筋力已消於疾病。纔冀盡年。疏野久放於田闔。不足爲禮。當千載之接統。自滯周南。奉半夜之受釐。莫趨宣室。無階策勵。惟劇飛馳。

謝太皇太后表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睿私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育之聖功。多士充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典。雖籩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爲後死者。豈其偶爾。尙足矜榮。

代范相讓官表

不俟駕行。旣已驅馳而至。疇若予采。復膺考慎之求。在明主圖舊之意。則深於愚臣。陳力之義。則過伏以。二聖求治。歷年於茲。忠厚之澤。足以傳之無窮。仁孝之誠。固已格於上帝。守此成憲。底於太平。加以左右輔弼之臣。盡極老成。俊乂之選。何圖次輔之虛位。乃復召臣於守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度兼收。至明洞照。察其疲駑之不逮。出於惓惓之無他。意其先之教忠。恐或老而更事。責以來效。用之不疑。上副眷求。敢愛竭盡。而臣伏自深念。固非飾辭。形骸已衰。心力隨耗。雖輔相重任。不欲舍其舊。而新圖。然衰疾交攻。豈期老將知而耄及。雖至仁之曲被。顧公議之謂何。豈無巖穴待招之賢。朝廷委質之彥。與之圖國。足以格天。而臣已試之效可知。將老之誠。彌切。不能就列。辭敢避於再三。因是得人。功猶期於萬一。

謝宣賜歷日表

在昔哲王。德暨鳥獸。魚鼈肆時。治古歷象。日月星辰。旣推步以授人時。又協正以觀候度。惟盛朝之稽古。蓋列聖之在民。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天。仁厚愛物。順帝之則。旣先後而不違。使民以時。無困窮之失所。

顧茲寒暑之節。實惟衣食之原。以臣職在承流。恩叨頒朔。敢不推風化之有本。躬勸農耕。顧畎畝之無知。孰原帝力。

謝欽恤刑表

歲舉舊章。雖謹有司之職。詔頒列郡。實皆天子之恩。恭以聖人之於物。蓋本好生。哲王之用刑。初非獲已。方天時之炎燠。憫囹圄之係纍。渙發德音。卹及民隱。伏惟皇帝陛下。哀矜庶獄。明慎用刑。內修百度。以肅權綱。外推至仁。以惠黎庶。下念狴牢桎梏之苦。必使飲食沐浴以時。君恩及斯。民命何有。臣職當賦政。責在承流。雖未能裨聖代之措刑。必使無訟。而竊慕古人之爲獄。自以不寃。

謝明堂赦書表

伏以宗祀於明堂。旣盡寅恭之志。大賚於四海。徧覃在宥之仁。凡出照臨。悉周惠澤。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若日。舜孝格天。法度修明。旣聿追於先烈。號令寬厚。已深結于民心。肆時大享於合宮。是謂嚴親之盛節。禮成有慶。旣賚予於善人。德及無疆。將陳常於時夏。興哀多罪。囹圄渙然一空。頒錫六師。忠勇爲之十倍。不冒出口。罔不嚮風。洪惟盛朝。集此熙事。臣職司牧養。責在承宣。敢不撫陛下可封之民。鎮以無事。布陛下維新之惠。期在措刑。

黃州謝到任表

准告罷管勾明道宮落職添差監黃州酒稅鑿務者。臣已於今年三月到任管勾訖。伏以矜其多病。祿之

仙聖之祠。誅其積愆。斥之筦樞之任。雷霆旣震。螻蟻曷逃。罪大責輕。感深涕隕。伏念臣粗親翰墨。篤好文詞。曾未窺其藩牆。妄見稱於流輩。漫蒙寵祿。頗躡等夷。久讎中祕之逸書。與記漢家之故事。入侍帷幄。曾未歲時。而疾病侵陵。精神疲耗。一辭螭陛。兩換虎符。蔑聞報政之能。徒幸養疴之便。投閒置散。於分爲宜。號寒啼飢。其窮已甚。方大明於淑慝。固無道於誅夷。惟是齊安。近在淮右。雖薄加于黜削。乃敢卽夫便安。非大明之燭幽。顧微生之何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溥及。盛德好生。謂刑以止邪。用之初非獲已。而罪非極惡。議之必傳。惟輕。遂致夙愆。猶逃大戮。臣敢不改心思過。擇地圖新。駑馬已疲。久息鏘鸞之望。秋葵未隕。常傾向日之心。苟一介之有施。終九死而無悔。

黃州安置謝表

准告責授黃州別駕黃州安置。臣已於九月初三日。到黃州公參訖。率情而動。蓋緣不學之愚。議罪惟輕。上賴好生之德。伏念臣僻迂陋學。庸瑣散材。頃守汝陰。實名長吏。不能明義以自立。乃敢徇私而致哀。迹涉背公事。非攷古。果不逃於正論。猶竊道於嚴誅。尙畀散官。更居善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洞照。博厚有容。論罪必原其情。用法每加之恕。故令螻螿。少緩雷霆。臣敢不祇服上仁。深思往咎。禔身以敬。學禮必明。從多士以立朝。莫諧素願。問老農而學稼。誓畢餘生。

辭免起居舍人狀

竊以言動之職。最近清光。儒學之臣。以爲榮選。臣孤貧晚進。駑散薄材。擢自選人。寘之太學。復天祿石渠。

之職。首預選掄。紬金匱玉版之書。兩領著作。功能蔑有。屏退所甘。加以冒昧史官。頗糜歲月。論次故事。徒事簡編。何有賢勞。遽叨獎擢。浸階華近。入侍禁嚴。內循弱質之易搖。實懼多言之可畏。敢傾誠懇。祈止誤恩。免速顛隳。更累樂育。

### 任起居舍人乞郡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以臣乞知潁相徐潤州一次。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臣伏以君父之命。當卽奉承。尙敢煩言罪當萬死。臣秉筆史館。入侍禁嚴。漸階寵榮。固願冒昧。然親近清光。而衰瘵敗而支體。論次舊聞。其疾苦耗其心精。常懼尸官。安能稱職。義當自列。敢避重誅。伏念臣自患風痺。今已五年。雖粗支持。而去年冬末。因患瘡疹。毒氣流注支節。腳膝痛痺。甚則屈弱。乘騎拜伏。動憂顛仆。力加調養。或可完安。失今不治。必成沈痼。聖君在上。仁愛兼容。臣下得以言情。卑賤亦思從欲。伏乞除臣知潁陝徐潤州一次。庶得少就優便。專意藥物。民社可以竭力。俸廩足以紓貧。猶冀疲駑。復備鞭策。

## 册文

### 皇太后謚册文

維年月日。孝子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曰。竊惟詩人推本周文王之功德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聖母以助內治。以施陰教。表裏協濟。王功以隆。而能同享太平之福。嗚呼。非天眷命於有

邦其何以臻此。惟我烈考聰明睿聖，緝熙五聖之遺緒，興起萬世之長利。惟我聖母應期挺生，粵自潛邸，作配宸極，肅正中闈，敦睦九族，法度形於燕閒，恩惠逮於微眇，俾我烈考之德孚於朝廷，丕冒海隅。惟末小子，幼被撫育，顧復之恩，長受教誨，勸導之益，延入翼室，用端命於上天，方圖內承東朝之訓，外竭四海之養，而否德薄祐，天降罰於我家，亟奪我聖母熒熒在疚，日月於邁，有司稽古，將節惠以易名，惟小子曷足以仰窺淵懿，敢祇述所知，以詔後世。大行皇太后徽柔肅雍，恭儉慈愛，實我咸平相臣文簡之曾孫，惟時文簡輔我曾祖，勤勞在官，垂裕乃後，是產淑哲，與聖俱興，志在女工，婦道已茂，正位乎內，三十餘年，夙夜儆戒，靡有違德。慈聖宣仁，兩姑並尊，承顏二宮，孝恭烝烝，元符之末，國統弗嗣，相臣異心，大計杌隉，中外震懼，寒心拱手，惟聖母稽謀神祇，憲章典禮，力授眇躬，大統以定，惟平日退托潛德，弗耀而任大投艱，克有餘裕，片言析理，凶狡震服，所謂坤至柔而動也。剛雷聲而淵默者歟。惟宗社有奉，神人有依，實自我聖母，祇率故事，恭請同政，至於再三，勉與聽斷，蕩宥多辟，淫滯昭蘇，決去蒙蔽，人材咸叙，華夏蠻貊，戴白垂髻，聞風歡呼，喜氣橫流，休功美利，申固景命，亦惟我聖母而乃夙夜兢兢，克自抑畏，視事不臨於便坐，私諱不及於外庭，不敢自同先后，而復遠鑒前古，期以秦陵耐廟，退處房闈，既又慊懼，亟降璽書，曾未及期，已復明辟，友愛二弟，恩卹篤至，能憂其挾貴，諸外不許，宮室器服，無所增廢，不爲浮靡可喜之觀。嗚呼，爲天下之母，而躬賢哲難能之節，當太平盛世，而謹古今易忽之戒，可謂明哲絕德鮮儷矣。卜宅爰從，因山旣藏，是用咨於卿士，受命祖宗，惟道大不可形，以名言，德厚不可盡，以稱謂，謹稽四言之法，略舉衆善。

之端。以慰臣民。以示子孫。謹遣攝太尉具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欽聖憲肅皇后。恭惟神靈在天。休聞在下。光於宗社。表於有宋。億載萬世。與國無極。嗚呼哀哉。謹言。

# 柯山集卷三十一

論

##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尙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制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堯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體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

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辨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也。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御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變未甚相沿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爲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放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

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世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倔強，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爲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弟兄，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汗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櫓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則吾之生死，雖足以建九几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

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取之。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怨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于術智竭盡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惑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類。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爲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爲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刼之以刑。則成功難。陰用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玉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駟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駟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

也。以一轡之約。制駟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我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後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左仰則左俯。右抑則右揚。夫曷不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爲也。故其爲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爲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疏。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

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踣邪徑，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疏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以仁義而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不及乎術者也，而況聖人之未必出乎術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卒然卽之，而不知其器。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卽之，若真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于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于己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于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

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者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爲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仗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僨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閒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爲天下笑。彼二君惑于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于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爲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惟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爲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

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求治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遊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此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於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

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有利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爲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爲。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治。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爲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及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而立也。吾乃處於此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爲。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俛俛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爲之。無乃已疏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爲之應。故狐貉以禦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燥溼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爲也。寒而爲裘。暑而不易。暑而御。

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尙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爲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爲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強。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爲攘僭。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爲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離而不一。裂爲三國。而合於晉。分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疆。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於守令。而分於監司。總於朝廷。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不同。而各有所養。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爲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墮于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尙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圓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

譬之鑄金琢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疆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爲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爲。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疆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爲。吾知其必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旣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爲文闊。而網疏。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 柯山集卷三十三

## 論

###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爲賓。君舉旅於賓。凡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尙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爲主人。而大夫爲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

者也。夫仁義之道本於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爲賓者，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爲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詳矣。然至於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狸首爲節，狸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蘩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主於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爲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爲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爲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毋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序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序。蓋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爲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邱而達於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享帝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爲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享帝。則三獻爛一獻熟。因地以爲之邱。陶匏以象其牲。玄酒以享。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也。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責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

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餽之，卿之餘。大夫餽之，大夫之餘。士餽之，而後輝庖翟闈，無不沾澤。夫餽，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盎，末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酢酬，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壘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袞以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于祭，而否者不得預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先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預于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而明，辨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趣朔旋揖于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于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而于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祔也。冬之烝也。而政不預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句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于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墜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于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祔也。而廢祫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

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圖也。以爲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襲，是亦誠之盡於己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禘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何也。夫禘，喪畢之祭也。而禘，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於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時，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法。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僎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

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於二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爲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略。制略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旣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亦時遠而制略。制略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絃。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樂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於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於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絃。是也。施於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絃。均爲聲也。而誦者人聲。而絃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於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爲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於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於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

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時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有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爲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諭。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諭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大小。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樂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于大司成之教。而諭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諭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爲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効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於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於先老。示已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具器而後釋菜。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爲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爲未足。故乞言於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

道也。

# 柯山集卷三十四

## 論

###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損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攷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

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仁。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尙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爲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利非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必其一切先立于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

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于此。而使之。一從于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敗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于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賾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強之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當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初若莫可依據。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聰明。恃區區目前之智。

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于好詳。是故善用兵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于有所爲。而困于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吾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爲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屨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必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爲而起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攷

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爲不可施于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履。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吾終身之力。而爲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疏。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爲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弊。

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爲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定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參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僞生于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于先王之時。而閒之以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

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彊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極很惡而不逞。舉國皆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攷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攷于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于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當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爲。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爲恩主于貸。而有罪者。舍之以爲恩。思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使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怪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願其所爲。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尙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日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爲江河爲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爲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爲吾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有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羣有司。必使之一聽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爲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

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疊疊。則數見其所窮。所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爲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

# 柯山集卷三十五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於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廩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閒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故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

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尙然。況于暴秦。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鱣鱸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鱠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懼。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旣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爲敵也。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爲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爲。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爲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

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尙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尙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盍察諸此矣。

###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攷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閒于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乃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爲天下之分。起于天

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于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予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劉石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爲東晉。至于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爲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關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于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思之主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強。雖兵甚強。勢甚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強于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爲君臣之分。其始出于相制。苟爲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苻、石。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爲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于分之不正者。惜哉。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于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爲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害，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能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爲，于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于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

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也。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與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河北之繼襲。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之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強。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旣壞。天子侍衛。長征曠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

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勢雖強。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豹之在山林。急則必投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鬪。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

###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爲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于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

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泯，而河北之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爲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坼，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故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亂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

遇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裔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眞弱節度之術也。

讀唐書二首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甯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尙儉。彼身衣弋絺。足履革舄。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卻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于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獠。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誠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予謂或有之。夫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爲悍妻所致。外聚羣小。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爲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

也。夫是言能出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賢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約理而不盡欺。參以義而其諂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二首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朝。憲宗以其有寵于母后。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爲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誼爲可賞。德裕以爲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爲慮蓋已疏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搆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友者之罪。爲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竄。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言爲妙矣。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

樂之。深居奧處。蔽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間。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爲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遊蕩無度。亦曰。無爲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卽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礚鉞。未嘗絕。而問爲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爲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殆好無爲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 五代論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虞。皆明安危。曉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予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爲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爲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

信其言而先爲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爲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媪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爲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于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不用。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